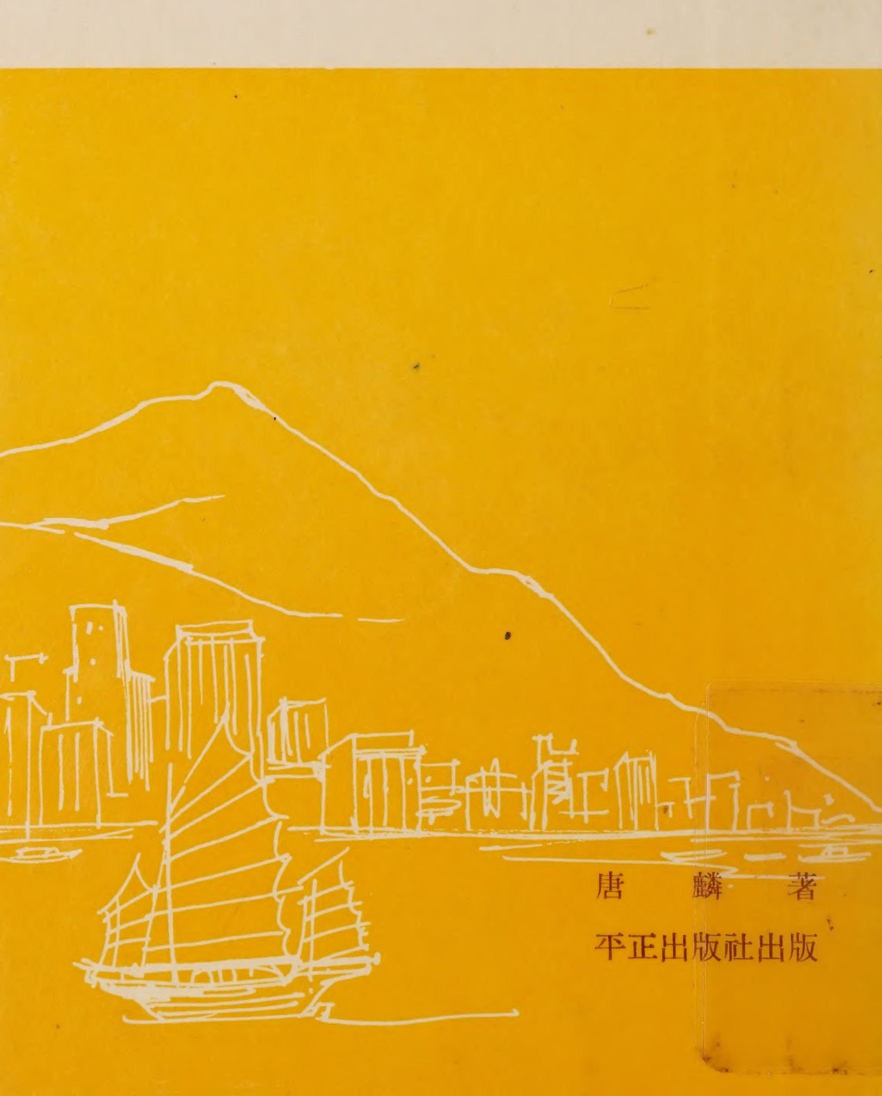
香江百態



唐　麟　著

平正出版社出版







香江百態

唐麟著

平正出版社出版

前言

生活在香港，多少年來，耳聞目見不少趣事。可以這樣說：從某些事情的表面看，的確很有「趣」；但是，假如透過表面現象再看深一層，有時就會看到了不少問題，那就不僅僅有「趣」，甚至要覺得並不有「趣」了。

開始寫這一類短文，是一九六八年之春，距今兩年有多。起初，多數是從趣味出發；其後，通過了寫作，進行了探索，或多或少地提高了自己對於事物的認識，往往在一件平凡的故事中，也體會到一些社會問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如果說，香港就像一個小小的「麻雀」，那麼，我希望，我在這裏所寫下的，能夠算得上是它的一毛半羽，因而對於那些想解剖這個「麻雀」的「刀手」，也可以提供一點點的材料，那就於願已足了。

唐　麟　一九七零年七月

目次

香江百態

人腦·電腦·猪腦

有等人覺得自已的頭腦太過簡單，產生了計數不夠準確，想事不夠周到，考慮問題不夠科學等等毛病，因而要用一副電腦來替代人腦。

據說，有了電腦之後，便可以替人們帶來了「三化」，那是科學化之外，還有機密化和簡便化。故有人爲此而一再吹噓，說香港「必須進入電腦時代」，呼籲「市民」要多獲一點電腦知識。

於是一個有美國人的資本滲入經營、號稱華洋合作的「電腦約會服務社」應運而生，其宗旨爲將歐美盛行的電腦約會方法介紹給香港，妙處在能替人們找到理想的伴侶。

這一家經「註册」的有限公司屬下的「服務社」在介紹它的電腦求偶的功能時說，電腦約會是採用「最前進的方法」，即電腦分解法，將一個和你有相同性格、愛好及體型的人揀選出來，足以使你毋須經過媒人介紹「相睇」的尷尬場合而感到稱心滿意；否則，你的一生中將無法達到目的。據說，這個方法之所以爲「前進」，是還可以避免買賣婚姻、謝絕三姑六婆以及省回徵求伴侶的一筆廣告費等等的好處，「大葵扇」由電腦來揸，電腦變成了摩登

月老。

不知道「大多數没有時間或機會去結識更多朋友」的人，曾否花上港幣十元去填下一張表格就能走上「一條幸福快樂的道路」？假如有，你就不能不承認這個「最科學」的東西其實也是玄之又玄，一如不相信自己也有頭腦的人走進黃大仙去求婚姻卦，把自己看作一頭蠢猪！

人們不否認電腦這個東西，有其一定的科學價值，但不等於電腦就是萬能。時至今日，電腦已經不算是很新鮮的玩藝，人們也不是對於電腦的作用一無所知，這是因爲人們都有了一個腦子，能够發明，能够創造。電腦也只是由人設計、製造出來，還得由人來控制、運用。人是活的，電腦是死的，没有人腦，就没有電腦；人不發生作用，電腦也將失去效能；這是稍有頭腦的人所不會不知道的常識。

電腦之爲物，是好是壞，不在於電腦本身，而關係到由誰來使用。如果迷信機器者以爲香港必須進入電腦時代，要人家將電腦應用於一般生活方式上才够聰明才智，我以爲這個人必定是没頭没腦，也許要多吃幾隻猪腦，來吸取一些滋補作用。

重九百態

文武廟之秋祭剛罷，繼之而來的是重九拜山。名流紳士以及孝子賢孫，都爲此而忙了一陣。這些，雖成過去，却有陳跡，可供一談。

秋祭與拜山，一是敬神，一是祀鬼。前者無非進酒上香的一套老例，陳陳相因，不提也罷。後者則多姿多采，與年俱新，有「花絮」爲證：

在和合石所看到的孝子賢孫，除少數攜備元寶香燭而外，大都是鮮花一束，聊盡寸心。有等「新潮」青年，則不乏攜收音機以傍身，挽長髮女郎而作伴，邊行邊笑邊跳，那一份「愼終追遠」的心情，隨着歐西流行曲的靡靡之音而「散諸無何有之鄉」。

有等全家出動者，多手攜相機以攝景，或則拈草微笑，或則搔首弄姿；甚至有人埋怨祖宗山墳葬得太遠，面有慍色，嚷着要就地遥拜。

許多人在亂找祖宗山墳，找不到山拜而到處問人者有之，找不到山拜而懶得去找者有之，因而拜錯山墳者也有之。

山上傳來陣陣炮竹聲，兜售炮竹者，每包取價一元，聲明「保證無事」。

拜完山後，但見這裏一羣，那裏一堆，席地而坐，手持鷄髀，大喝啤酒，嘻哈大笑，其樂無窮。也還有人攜備燒烤用具，弄其野餐，邊嚼邊談，風趣橫生。拜山乎？郊遊乎？兩者得兼。

扯旗山上，也說不盡一番熱鬧。這一股人流，大多是紅男綠女，步履輕盈，花枝招展，且有不少外籍人士在「戥人高興」。

山間有人賣鷄粥，數十隻被宰了的白鷄排排掛，另成一景；使那「霧罩山頭吃鷄粥」者，別有一番滋味。此「重九鷄粥」之所以勝於「二四鷄粥」也。

美中不足的是差些到頂的山峯，今年設有一個什麼「反射台」，兩頭小路已被封閉，使「登高避小人者」不勝其「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之感。

好幾處教會墳場也是熱哄哄，使人感到詫異的是：一所「生人霸死地」的未來葬身處的一塊紅字碑石之前，居然有人獻上鮮花。

時逢佳節倍思親，清明和重九，是人們懷念其列祖列宗的節令。但時移勢易，這些似乎是給人們所遺忘了，替之以及時遣興，樂此不疲！

當然，也有不少傷心人在一抔黃土之前哀哀而哭。

赴宴

六時恭候，八時入席，十一時有得食。

在香港這個地方請客，無論大小宴會，像這類的事情，是常有的現象。

由於某些習慣之積重難返，使到許多準備守時的人無所適從。除非你願意坐冷板櫈，或者是有了一份欣賞別人打牌的興趣，否則，依時赴宴，等於搵苦來辛！

曾有一次，某大社團人員就職，邀請「新聞文化界先進」參加，請柬上寫的是「八時入席，恕乏价催」。某行家對於這一類的宴會，素有經驗，待到九時搭正，才施施然而去。豈知盛會當前，賓客寥寥，連主人家都未到齊。其後，席終人散，某行家跟主人家握手道別時，開個玩笑說：「失禮，失禮！我今晚先主人一步，來早了。」主人家說：「哪裏，哪裏！你們都是『先進』嘛，應該行先。」

還有一次，是某名流的生辰宴會。時近中宵，打牌的人都散了。主人家就是不肯開席。等下等下，一直等到一個高鼻子的「大班」來了，工友才被吩咐敲起「叮噹」，叫人埋位，說明了某些外國人對於時間觀念更爲離譜。也許，這就是「大班」的架子。

在這個地方，很少有宴會的場合不設雀局的，叫做「逢場作興」。作爲主人家，要撚排場，要製造熱鬧氣氛，自然喜歡來賓凑興。這麼一來，大客廳變成了麻雀館，劈拍聲就像燒炮仗；只是苦了一些嗑瓜子的客人；如果找不到一兩個熟悉的朋友打打牙較，就會變了舉目無親，寡人一個，這種滋味是挺難受的。

某些宴會主人也常常將筵席分開兩次來擺，先吃的叫做「頭圍」。這對客人來說，雖有好處，但是主人家對於這一批客人，往往招待欠周。他已忙於迎賓，就難得有時間來敬酒。何況「頭圍」之設，原是爲了疏散來賓，早吃早退。可曾想到，人家是爲了貪吃而來？

赴宴原是應酬，應酬却是苦差！

人情有價

這些年來，隨着物價的高升，公價人情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長。昔之十元出手爲合乎體統，後則一致認爲失禮，一張就是百分之百——二十大元；而到目前，更有直迫三十元大關之勢，和當局之增價增稅，有些彷彿。

人情緊過債，是此地「人結人緣」一種不可或缺的手段。所謂有錢皆大喜，無錢斷六親。錢這個方孔兄，就是從這些微妙的作用來維繫人與人的關係。一個量入爲出的「白領之家」，往往爲了一筆又一筆的額外報銷而打亂了預算。辛辛苦苦掙來幾個錢，慳飲慳食之不足，搞到捉襟見肘，米缸倒吊！人情帶來的苦悶，又豈是一番「肉刺」所能有濟於萬一哉！

一個平日鮮有來往，甚至彼此見面也懶得打招呼的疏之又疏、表上加表的親戚，忽然喜帖光臨，寫明「闔府統請」，原來是爲他的庶母做其八旬大壽，席設新界元朗十八鄉中一個鄉的某大酒家，七時恭候，九時入席。帖到之日，正是吉期之前兩天，這份人情，做也不做？使我好生躊躇。

以人頭計，我一家七口，按之公價，至少是一張「紅底」加四。人家既然「闔府統請」，

如此多禮，怎好臨陣「縮沙」，以多報少？禮不可缺，注定損失；錢可要慳，却已拿定主意。然而怎樣才是兩全之道？不能不來一次家庭會議，共謀對策。

老妻是「温和派」，認爲這一頓酒是肯定不能「賞光」的了，但人情可不能不做，好事成雙，送他四十塊錢禮券，也算一點意思。堅持反對的兩個孩子，則認爲這頭親戚，他們從來不曾見過面，六親早就斷了，不做也罷。更大的理由是：對方住在新界，山長水遠，明知人家不能赴宴，還要來一個「闔府統請」，不是打抽豐是什麼？孩子果然理直氣壯，但却未能動搖了我。基本上我同意老妻的意見，做一次「象徵人情」；但還要慳些，要將四十塊錢打個五折。可是女兒又提出一個實際問題：這二十塊錢叫誰送去？我細看請帖，中區没有代收欵處，九龍也無可托之人。思維再四，只好把心一横，打破常規：「免了吧！」

有喜慶事，難免請飲，小小的舖張，弄到大大的破費，累己不足，還要打擾他人，看來大可不必。我無意於反對他人請飲，但請的範圍太大了，則近於濫；或明知其不來而「統請」之，則又近乎那個。此人情之可做亦可不做也。

起床七件事

起床七件事，雖不同於開門七件事，但可以相提並論；蓋都是人之所急，爲生活上所必需。

開門七件事，指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然而時移勢易，今非昔比，拿第一件事的柴來説，今日之厨房，已漸趨於現代化，家庭主婦，唯火水或石油氣、電飯煲之是求。至於醬也醋也，乃調味品，一小撮「味精」也能解決。若夫窮苦人家，稍爲「奢侈」的，則一件罐頭，可供兩餐佐膳；或則一碟腐乳，亦能甘之如飴。時代的「進步」，使人們的生活愈趨簡化，也使大多數人的荷包越來越輕。把開門七件事濃縮起來，其實是一件事——「撲水」！只要有了錢，七件事包管齊全。

起床七件事，是生活上的細節，因人而異，不必求全。一般來説，是洗臉、刷牙、梳髮、一賣開雙的大小二便、走馬看花地讀報紙標題，進早點和更衣。然而有等「癮君子」，起床的第一件事乃是「過江龍」。據説在盥洗之前，抽上一支香煙，來一個深呼吸，直抵丹田，再從鼻孔噴出，有輕飄飄滿肚子舒適之感。不知空肚吸煙，是一大害。譬之進補，有適

宜於飯前進服者，取其易於吸收之效；但消化不良者，則將飯前移作飯後。補品如是，何況含有尼古丁毒素的香煙？

早上大便，爲起床七件事中僅次於盥洗的一件。辦完「公事」，無異丟掉一個包袱，樂得一身自在。但有些唯洋是尚者，奉「屙！夜屎」爲金科，以爲洋人的話總是「啊！完全對了！」於是樣樣學齊，不卜晝而卜夜，要弄到深更半夜來摸黑進行，那又何必？這個比方，雖曰笑話，却是正經，旨在說明好的習慣，可以養成；早上「辦公」，不妨强迫；洋人一句話，很多時候，等同放屁！

人的生活習慣，與居住環境和工作之繁簡有關，因而起床七件事，大同之中，不無小異。有等忙於搵食者，但聽鬧鐘一響，便即去也匆匆，那怕衣冠不整，頭髮蓬鬆。有等好整以暇者，還得栽花飼鳥、專管閑事，「幹」起上來，何止七件？而工於心術者，則喜歡蹲在厠所裏扭其六壬，一蹲就是個把鐘頭。

開門與起床，雖亦同樣重要，亦應急其所急，緩其所緩。一日之計在於晨，趁着頭腦最清醒的時候，挑着一兩件重要的事情，幹吧！

嚼香口膠的人

不少人喜歡嚼香口膠，小孩們則喜歡吹泡泡糖。前者大都成爲一種癖好，後者則不外乎貪玩。

廣告上說，香口膠的好處，不僅香，而且還有生津止渴的功效。其實生津倒是真的，止渴則近乎離譜。無論鹹或甜的，人們吃了之後，總要喝點「開水或茶」來冲淡一下，這就說明了香口膠不能止渴。要說生津，那也不過是一點點「潤喉」作用，是出自口腔的液體而有助於咀嚼，乃是自然現象。人們身體上任何一個部位，哪怕是一個細胞，都有其各自的職責而發揮其各自的功能。嚼香口膠的「津」，是如此這般地「生」出來的，與香口膠無關。反之，口液混和了香口膠，邊嚼邊吞，那「甜化」了的口液吞進肚子裏，却又很易起痰。所以我說，香口膠雖無大害，但多嚼了則不一定有益。

香口膠在防止口臭方面，能起些治標作用。人們的腸胃有了毛病，或者是牙齒出了問題，又或吸烟過多、吃了蒜頭之類，就可能發出一種臭氣，跟人家談起話來，不免以手作勢，在口角的部位裏遮遮掩掩，欲吐還吞。這一副怪相，不但自己尷尬，給人家看了，也會

替他難過。

愛嚼香口膠的人，大別之，可分下述三種：一、拍拖男女；二、「檸檬時間」中的運動員；三、西人。除了第二種是屬於「生津」作用外，第一、三兩種都屬「防臭」。爲什麼西人對於香口膠有其特殊嗜好？如要解釋，理由只有一個：是吃了太多的洋葱。

當然，愛嚼香口膠的並不限於上述三種人，如戒煙，如悶得要命，很多時候，都要吃一些香甜可口的東西來過過癮。也爲了如此，不少人就會積習成癖，一片香口膠，嚼它個大半天，一如有牙佬啃骨頭，啃極唔放，形成另一種怪相。不妨設想，當朋友跟你親近之時，對方談個不休，嚼個不停，你不會覺得討厭嗎？

人們都有嚼香口膠的自由，誰也犯不着去干涉他人的自由。但自由也有個限度，那是不要只顧自己，無視他人。譬如人們都有走路的自由，有看電影的自由，有搭車坐船的自由，而有些嚼香口膠的大人和吹泡泡糖的小子，却毫無忌憚地把嚼剩、吹剩的殘餘隨處亂吐，這就很容易糟撻了他人的鞋底，弄髒了他人的褲子；擦之不去，洗之唔甩，無端端惹來一身潺，難道不是糟透？

「避靜」與「安息」

周太太「避靜」去了，周先生樂得一晚安靜。

周太太是教徒，周先生現在却不是教徒。周先生的「教齡」比周太太長，周太太是跟着周先生之進教而進教的。他們之結婚，正是一對「教人」，稱得「珠聯璧合」。不過後來周先生做了教門的叛逆者，周太太却沒有跟着做，因此夫婦倆分道揚鑣。每逢「禮拜日」，周太太形單影隻地走進教堂去祈她的禱，這就變了一個要「避靜」，一個不「避靜」，互不干擾，相安無事。

「避靜」是教會中人的規矩。一年到晚，有若干日作爲「避靜日」，其作用相當於「靜修」，也彷彿是「閉門思過」。除了在「主」的面前祈禱、懺悔爲例課外，便是摒除一切雜念，專心致意於檢查自己的「道行」。郊外有一間別墅型的屋宇，男女界限極嚴。屋內有廳有房，廳可供集體祈禱之用，房則只供獨睡，有類於酒店的單人房。這個地方，靜中帶幽。「避靜」者置身如此這般的大自然環境中，無都市之煩囂，有森林作伴侶，一如老僧入定，神態悠閑，無慮「走火入魔」。

在「避靜」期間的教友們，食宿兩備，心如止水，相對無言。所以如此，乃是以靜爲主，求心之所安；但不等於人人扮啞，如要說話，乃可開腔，只是非必要時，少開尊口，免得打擾他人。有人說，這樣的「避靜」，其實是「避嘈」才是。「靜」而可「避」，豈非甚「嘈」？「嘈」之不去，「靜」將何有？可是，根據說教者的解釋，則是「避之則靜，不避不靜」，這一條「靜從避中來」的玄理，頗不易爲局外人所能領悟。

不管怎樣解釋，周太太之「避靜」去也，對周先生來說，是一樁好事。因爲真正能「避靜」者是他，不是她。

周太太喜歡罵人，亦有狗馬之癖。據說教條是容許罵人的，教條亦無忌於狗馬，故周太太雖「日凡三省吾身」，而罵人如故，愛狗愛馬如故。可憐周先生，常常要聽罵聲，也爲了狗馬兩「纜」而搞到家無寧日。當周太太離家「避靜」之日，周先生暗自琢磨：這一天一夜，她應該「收番把口」了吧？就是不曉得她曾否「咪經」？「咪」的又是什麼「經」？

周太太「避靜」回來，周先生照例柔聲地對太太說：「親愛的，你咁辛苦避靜回來，好好地去安息吧！」

素食者加油

肉食吃得太多，肚子會發膩，不少人偶然都想進一頓素食，換換口味，一若茹素唸佛者，天天芽菜、豆腐，壓不住「五臟神」作反，間中也想到「開齋」。

素食可以延年益壽之說，尚難定論。不過長年吃素者，縱然不見得皮黃骨瘦，而臉上總是缺少幾分紅潤，這從素食館中所看到的師姑和尚可資證明。可是天天吃肉，不獨無益，反而有害，必須肉食與蔬菜並進，才能合乎衛生之道。特別是中年以上、身體胖碩之人，多吃蔬菜，少進肉食，可免血壓「步步高陞」。

人的身體需要各種維他命，乃得講究營養；而營養則不能單靠肉食，故葷食者想吃素，素食者要加油。互相調劑，兼收並蓄，可收相得益彰之效。

香港有好幾家素食館，光顧者不一定都是齋客。但素食館有一道規矩，是由老闆到夥計都要吃素；廚師所用的更是清一色的正宗素料。同是一盤「羅漢齋」，却不像一般酒家樓之七葷八素，因爲所用的是植物油，所以如此，是不想打爛他人的「齋砵」。好些素食館的廳堂裏面，都掛上幾張字畫，寫的是佛偈，畫的是放生圖，是對顧客們表示一個「虔」字。老

闆與夥計在館裏没有吃葷的自由，但出去外面吃「三六」，乃係閣下之事，這叫做齋內不齋外。

各種素食，都有一個名堂。使人費解的是：這些名堂，似乎是針對了葷食而作有意的影射，幾乎酒家樓所有的菜式都包括在內，什麼鷄呀，鴨呀，肝呀，肚呀，一應俱全。本來，茹素唸佛的人，既要齋口，更要齋心；比較起來，是齋心至上，齋口次之。所以魯智深、濟癲之流，儘管是大塊肉、大碗酒，仍然不失爲一個和尚。如今，分明是素食，偏偏用上一些牲口名堂，如果不是素食者嘴裏淡出鳥來，藉以「慰情聊勝於無」，難道不是干擾了他人的「齋意」？蓋齋者意也，吃齋即是「係咁意」。如果嘴裏嚼的是菜根，心裏想的是臘腸，這就觸了「意」的大忌，變了齋口不齋心了。

毋玩物喪志

某些講究服飾的太太小姐們，不惜把太多的時間花在穿穿着着這一方面。買一對鞋要考慮到和手袋的顏色是否相襯，自然一件衣服或者一隻耳環，也要考慮到和手袋皮鞋的顏色是否調和。所以百貨公司窗櫥內所陳設的服飾品，不少是整套發售的，猶之乎男士們的西裝襯領帶也。故闊綽的太太小姐們，擁有半打不同顏色的大中小型手袋，若干對五光十色不同質料的鞋，無數襲花花綠綠的服裝，你也用不着去大驚小怪了。

然而，想不到這種「時髦」，竟又「推己及狗」，從狗的身上打起主意來了。那是狗也要穿衣，而且狗衣要和狗主人的穿着調和。

溯本追源，仍然可以用上一句老話——「歐風東漸」。歐美人士喜歡養狗，特別是英國人和德國人都有「撚狗鼻祖」之稱。畢竟誰的「鼻」大，雖然史無可考，但那不甘落後的美國人，早在幾十年前就組成了一個什麼養狗協會則是事實。於是養狗者言：狗不僅是人的玩物，其有助於人類者，可使人們的精力「從無謂的浪費成爲有益的實用」。

以是之故，某些人對於狗的健康，看得和自己的健康一樣重要。人怕傷風，狗也怕傷

風；人要穿衣，狗也要穿衣；人穿的是什麼顏色的衣服，狗也得跟主人一樣；或者倒過來說，狗主人穿的要向自己的狗看齊。這是從熒光幕上的一個狗節目看到的。介紹者說：「瞧呀，主人和狗的衣着是那麼調和，那麼美麗呀！」

歐風很快就「漸」到香港來了。熒光幕上看到的狗主人，是一名年輕的西婦。不到幾天，跑馬地的黃泥涌道也出現了一名打扮相當西化但不是高鼻子的「貴婦」，她和她所牽着的那一頭畜牲所穿的，恰是一模一樣。

據說，把全世界的狗分起類來，至少在三百種以上。如果說，三百種不同的狗衣是「無謂的浪費」，那麼，三百種不同的人衣，恐怕也不見得就是「有益的實用」吧！

狗，除了看門、打獵等而外，也可以給某些人玩玩；但得記住：毋玩物喪志！

「市民」的「市肺」

一個花園，不被稱爲公園，是因爲佔地不廣，花草不多；論其設備，只有兩座涼亭，一個「噴泉」。麻雀既小，五臟不全，雖亦可供公衆坐立，而究其實際，則尚未具備「公」的條件。西營盤和春磡角，都有一個小小的花園，叫做「花園仔」，裕民坊的花園，看來也不過如此。

擁有四百萬人口的香港，「市肺」實在無多，略具規模的，是港島方面的植物公園和維多利亞公園。九龍方面，佐敦道公園及九龍城的宋皇台公園，都屬「仔字輩」規模，比之九龍仔花園，是五十步之與一百步，因陋就簡，聊備一格罷了。

滙豐銀行對開的一塊地方，是市區的中心所在，那裏有一個不像公園的「公園」，只有幾條水柱可供「玩賞」。水柱靠了燈光，晚上放出「異彩」，小孩們叫它做「變色龍」。這個地方，途人熙攘，車輛嘈雜，除了週末假日還能吸引一些人在蹓躂一番，拍拍「水景」之外，平日難得有人光顧；就是拍拖男女，也提不起興趣在這個頂心頂肺之地談心。

灣仔鵝頸附近，有一個小小的球場，場邊設有幾張木椅。這個地方，旺中帶靜，玩波的

人不多，倒很適合於從事勞力的人休憩。他們在工餘之暇，可在那裏看看報紙，打打瞌睡。然而好景不常，爲了建造一座天橋，鵝頸街市被迫搬家，小小的球場也不能不被迫讓位了。

人多公園少，「市民」搵「市肺」，只能就近選擇，隨遇而安。港島的修頓球場和半島的長沙灣球場，都成爲勞苦大衆的目標。

晚間的海旁，雖無美麗景色，但海風陣陣，有利乘涼，不少人在排排坐。中區的卜公碼頭，也是個乘涼的好去處，但自「新潮舞會」開張以來，冇眼睇者，也就避之則吉了！

狗展與人

一年一度的狗展將作一連兩天的盛大舉行。

這是一個大好的週末。爲了隆重其事，還由市政局在同樣時間舉辦一次花展。香港，是有所謂「市花」的，由半官方人士「欽定」一種花兒作爲象徵。這次雙管齊下，兩展俱來，當有其特殊意義。一邊是各花入各眼，一邊是各狗入各眼；賞完了花去賞狗，賞完了狗再賞花。狗與花，相得益彰，是爲了今年是「狗年」。

顯然，狗爲主，花爲輔。牡丹雖好，還須綠葉扶持，花展爲狗展起了陪襯作用。市政局的老爺們，與其說是獨愛於花，毋寧說是偏愛於狗，否則那有如此凑巧。

一如往年，狗展的壓軸好戲，乃爲「狗王」與「狗后」之誕生。食嘢食味道，睇戲睇全套，好戲在後天。所以今年的睇狗門票，也比之往年貴些，成人三元半，小童二元半。鐵價無二，不設套票，睇完又睇，睇完再買。明天是初賽，後天是決賽——戲肉。

也一如往年，「評狗家」由英國人擔任，於狗展之前兩天專機抵港。英國人特別垂青於狗，因此英國出現了大批著名「評狗家」，亦可稱爲「狗評家」。

這一類的「家」，香港也有的是，就是不比英國的「高明」。香港的「家」，只合爲逸園跑腿的提供「貼士」；而英國的「家」，據說具有「高度的藝術眼光」。但同爲「專家」，則無以異也。

狗展，也是狗選，和一年若干度的「選美」有些相似，「美人」要加冕，「美狗」也要加冕。一頂「皇冠」，聲價十倍！她們和它們，都曾給人家評頭品足，當玩具般玩。

在狗展場中，狗主人無分男女，都打扮光鮮，與寵物爭妍鬥麗。人家說狗瘦主人羞，這裏恰恰是顛倒過來，人衰狗兒賤。人狗之間，互相媲美，是狗展，也是「人展」。

在狗展場中，是人拖狗，還是狗拖人，很難一言而定。但狗兒跑在前頭，主人跟在後面，狗行人行，狗止人止，主動是狗，被動是人，則是事實。

花了這麼多的金錢、時間和精神去飼養一隻狗來爲狗展出洋相，倘在決賽的關鍵時刻，狗兒不爭氣，撒下一泡尿，則狗咬呂洞賓，合該倒霉。

明知玩物喪志，有人偏要提倡！

週末理髮記趣

多少年來，總是幫襯一家理髮室。所以如此，是積累了「生不如熟」的經驗。主客熟落了，不必互通聲氣而各自懂得彼此的習慣，只要坐在旋轉椅上，抽上一支香烟，粒聲唔出，儘可照「理」如儀。

無關重要的事情，可以愛理不理，頭髮長了却不由得你不理。而生性最不耐煩的我，對於理髮，向來視爲苦事。理髮師傅爲熟客仔服務，照例是小心加細膩，絲毫不苟，因而會招來費時失事的損失。可是，在一聲「趕時間」之下，師傅手中的刀剪跟着也快起來了。這樣的快，也不等於斬亂蔴，而是快中有慢，粗中有細，減少一些不必要的操作，縮短了時間的距離。正符合了一句俗語：細佬哥剃頭——「快趣」。

我不曾看過通書，要在理髮這點小事情上去揀日子。然而多少年來，一向就不喜歡在星期六的下午理髮，認爲週末是「偷得浮生半日閑」者最舒適的時刻，理髮店必定頂籠，光顧者難免久候。不合算的事情，可免則免。這是我的想當然，事實上則並非如此。

有這麼一天，正是週末之下午，自顧頭髮長長，有如亂草，無意中踏進了老檔口。但見

一片冷清，夥計三三兩兩，東也一堆，西也一堆，在交頭接耳，像開小組會議。有客到，也不像往日之殷勤招待，顯得一副懶洋洋的神氣，使人頓興「桃花依舊」之「悲」。既來之，則安之，只好揀個座位，坐了下來。一個熟悉的師傅，拖着疲乏的脚步，並不打話，馬上就位，開工。第一道手續是用電磨剪，不知怎的，腦後忽發奇痛。我問：「磨剪生銹了麼？」師傅沒作聲，只是搖首微笑。這一趟，不用「趕時間」，師傅的動作，竟如神助，不到十五分鐘，果然一「飛」而就。

接着，換上一位師傅仔洗頭。他手在動而心不在焉，像是隔靴搔癢，越搔越癢。這一番滋味，真不好受。收音機發出嘈雜的聲音，大小師傅們在全神傾聽。一個大叫「得咗！」與高采烈；一個說：「呢勻拖死了！」垂頭喪氣。我知道是什麼一回事，暗自後悔：今日不該如此冒失。

洗濕個頭冇人吹。良久，才見一個夥計仔跳蹦蹦地跑了過來，果然「人逢喜事精神爽」，把我那幾根蒼白的頭髮閃電也似地吹得服服貼貼。

離開店門，兩隻耳朵好似唔多聽話，用手一摸，原來兩粒濕淋淋的棉花，竟是瓜熟不曾蒂落。

賭具漲價有感

賭具漲價了。所有麻將牌、天九牌的售價，一律增加五元。人們在直覺上，會認爲這一類賭具的漲價是一樁好事。和各類奢侈品一樣，越是漲價，就越少人客光顧；因爲畢竟不是生活上的必要東西，你漲價了，我就不買或少買。

然而，這個想法，還是近乎天真的。如果某些太太們真個是知慳識儉，起初就不會在唇膏、眉筆、香水、粉盒這些東西上花錢。既然用開來了，她們就很不容易去吝嗇這一筆「區區之數」；到頭來，自然又是增加了家庭的負擔。賭具漲價，也是這個道理，好賭成性者，決不會從此罷手。

這兩類賭具所以漲價，一方面說明了港幣在貶值。賭具的身價增加，這一筆賬，還不是算在消費者的身上嗎？

另方面，是說明了香港的賭風，並不因「除三害」而稍遏。賭風越長，賭具的售價更具備了可以漲的條件，賭仔是不會爲了這一筆「區區之數」而洗手不賭的。

一件事情，兩個原因，一是屬於經濟的，一是屬於社會的；兩者有其連鎖關係。人們不

妨細心檢查一下家庭流水賬，那開門七件事，這一個月的和上一個月的比較，上一個月的和再上一個月的比較，是否都有了一些「輕微的波動」而「慢步上升」？這個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另一個就是社會的原因。打麻將被視爲合法的「娛樂」，故麻將也有「學校」。打天九牌算是正式賭博了，但得看看是否出自「公然」的聚賭。在公衆場合要幾手，那是很「公然」的了，但又得看看檯面是否有現鈔來決定，否則也還算是「娛樂」。擧一例百，可知「禁賭」實際上是怎麼搞的。

男性的「健與美」

健身學院培養了大批健美男兒，健美男兒搖身一變而爲「香港先生」；於是「香港先生」便成爲「標準美人」。

這裏，「健」與「美」似乎是分不開的。「健」是身體强壯，壯而有力，而且够氣；但健者並不以此自滿，還要力求其美。一個力大如牛，氣足蓋世的大隻佬，如果長得不美，那就很「糟」。「楚霸王型」的英雄氣概，不一定有人羨慕；「高力士格」的婀娜多姿，却似乎能使某一類人傾心。你可曾見過有哪一個「香港先生」是滿臉于思而不是下巴滑溜溜的？

某些女性愛美，某些男性也同樣愛美；某些女性喜歡扭身扭勢，某些男性也很能整色整水。多少從事健身運動的人，常常談到「健與美」，而不大高興「健與力」，就是因爲健者力在其中，健即是力，力即是健，意思重複，等於「單料」，唯有貌揚於外，健中有美，美中有健，兩者得兼，才是「雙全」。「健與美」之所以大行其道，歷久不衰者，原因不外乎此。

一個「出類拔萃」的「香港先生」，和一個「超羣脫俗」的「香港小姐」，同樣要經歷一段選美的過程，要能符合「美的標準」，這就表現在「美的姿態」。女性的姿態美，要借

助於各種時裝，諸般作狀；男性的姿態美，則是赤膊上陣，真刀真槍。因此，一個健美男兒，爲了全力表現其外在的美，作狀起來，往往比之女性更爲精采。他既不可能穿上一襲長衫馬褂來大搖大擺，也不可能穿上一套十分講究的晚禮服來「紳士」一番，唯一的本錢，是渾身上下，都是肉也。評判員口中的「也是」，則近乎「得米」；評判員口中的「骨」，則掉晒大忌。「香港先生」最怕「骨」，更怕「舊舊骨」，說得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健美男兒用各種姿態來顯示其肌肉的美，大別之，約有三種：一是「頂天立地式」，兩足微張，雙手义腰，挺胸吸氣，肚凹凹，而上圍膨脹。二是「左右插花式」，側着身子，雙手合攏，十指交义，像是打躬，也像作揖。三是「犀牛望月式」，着重表情，背手彎腰，把頭一擰，雖無百媚俱生之容，却有回眸一笑之妙。上述三種姿態，「頂天立地」是正派，其他兩種，都屬旁門。如要我來做評判，取的當然是正派。皆因一個人的美與不美，端視其態之正與不正，而不在乎造作之如何矯揉也。

男性與化粧品

二三十年前，深水埗某英文書院有一個「搽粉校長」，其門下高足，紛起效尤。此一「艷」聞，至今仍爲熟悉者所津津樂道。

如果說，今日穿着迷你裙者之足以表現其女性的「青春氣息」，則某些男士身上發出的一股氣味，也許就是男性賀爾蒙的「昇華」作用，一般被稱作「男人除」。這是出自一些不常在交際場合中接近男性的女人之口，說男人身上有一陣「除」。「除」者，味也，也就是說男人味。

人人身上都有一股氣味，特別是大暑天時的汗味；若然天生臭狐者，則兩味混和，頓成異味。然而却有人認爲，雖然同樣是汗，却男女有別，出自女者爲「淸」，出自男者爲「濁」，故在古人的筆底下，把女性的汗稱作香汗。查遍「汗林字典」，屬於男性者，却找不到一個「香」字，只合稱爲臭汗。

事實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這裏的不少女性都喜歡在身上灑下幾滴香水，其所使用的化粧品，也大都有一種香味，幾種味夾雜在一起，幾乎是「五味俱全」。嗅覺靈敏者，都能

從中辨別「貴賤」，屬於什麼牌子的香水，是高價貨還是廉價貨，瞞不過他們的鼻子。若夫男性的氣味，則除出自體內的自然之味而外，不可能兼有他味；但不少西服煌然、作紳士狀者，也彷彿有點人工的味道，其爲在「原味」之上「加料」無疑。這種味道，說香非香，說臭不臭，十分古怪。有人覺得它頗類蚊香，或者檀香，又或迦藍香；也有人覺得像是餐室散發出來的洋葱味，總之是有異於尋常的「男人除」。這些男性如果不是「搽粉校長」，當然不會有脂粉味，然則味從何來？

人們光顧理髮店，在不知不覺中，會被理髮師傅噴射一陣香水，或搽上一層薄薄的面霜，但這是理髮店的規矩，原非出自愛美；況乎事起倉猝，倒也防不勝防。這樣說，不等於所有的男性，都不喜歡打扮，像「搽粉校長」這一類的角色，仍然是頗不乏人，不信且看看中區某大商行橱窗所陳列的男士化粧品。如果没有男人愛美，這些化粧品就不可能找到市場，既然有了市場，就說明這裏的男人也有愛美的。

男士化粧品中，有特製香梘和可以敷在臉上的爽身粉，其招牌貨則爲「男士香水」。這些香水，林林總總，花樣繁多，據說在不香不臭之中，頗有一點羶味，俗稱騷味，這就爲「男人除」找到了答案，他們是爲「悅己者騷」。

長髮與短髮

時下女性的頭髮又有了傾向於短的趨勢，說者謂爲復古，要回復到「五四」時代那個樣子。

想起「五四」時代女學生的打扮，短短的頭髮，闊袖、長裙，比之今日的女性，顯得是無拘無束，多麼雅緻而自然。

儘管時下女性對於頭髮之捨長就短，是出自追求時髦的心理，長得討厭了，就想到短的好處，由這個極端走到那個極端，必要時還可以裝裝假髮。但是，倘能下決心將長髮付之一剪，倒也不失爲一樁好事，起碼可以不必再在髮型這一方面去弄花樣，慳「水」慳力又慳時，總比那長長的「新潮」打扮好。

據說，時下男性之成爲「喜僻士」，其中也有一段小小插曲。在一次有男士參加的女士集會中，引出一篇「對於男女髮型之我見」的文章作爲話題。女士們認爲，長髮是女性的傳統，古之人要梳髻梳辮，今之人則多向高空發展；說到底，是造型的變化，女性頭髮總是要長的。她們不爲女性「護短」，轉而攻擊男性之長，說「喜僻士」之東施效顰爲不倫不類，

主張男性應留短髮。此言一出，果然獲得一陣掌聲。

在座的一個長髮漢，則實行以己之長，攻彼之短。其理論根據，遠自上古，近溯明清，謂男性長髮，自古皆然，昔人不以長見非，今人何獨以短爲是。於是「平等」之論出，說今日女權之膨脹，已漸漸損及男權。女性既有保持其傳統的自由，男性自也有權在頭頂上搞復辟。認爲唯有如此，始可謂之「平等」。

這一次別開生面的辯論會，無結果而散，而「喜僻士」之膽益壯，蓋有人撐腰之故也。

如果說，喜新厭舊，是一種普遍心理，則頭髮這一門「學問」，自也不是「一本通書」，到了一定時候，總要來一個「適應潮流」。據說，英國的「喜僻士」刻已漸漸受到遺棄，而替之以「皮包頭」。「皮包頭」譏「喜僻士」爲「嬉痞」，大有「飛氣」；「喜僻士」指「皮包頭」爲「惡霸」，大有「匪氣」。新舊兩派爲此展開搏鬥，彈弓刀，靴底劍，各有各的，搞到鷄飛狗走，鬼哭神號。

「皮包頭」是什麽東西？原來是短髮腦袋、牛仔褲、厚重皮靴的一批新型阿飛。他們討厭「喜僻士」的骯髒面目，乃出以短髮相對抗，皮靴暗藏武器，以打手姿態，招搖過市，實則是痞、霸、飛、匪，蛇鼠一窩。短髮腦袋，只是改頭換面，何曾洗心革面。

這一股歐風，何時吹到香港，未可預知。但願這裏的男男女女，知所警惕，毋以一「時」之「髦」而標奇立異。頭髮不妨向短的看齊，妖氣必須從根底裏去掉。

女性的髮型

香港有些女性對於髮型十分講究。一個愛好打扮的女性，簡直把頭髮視作第二生命；爲了髮型的修飾而光顧一間美容院，花上三四個鐘頭並不稀奇。

髮型的日新月異，比之服裝，更爲「敏感」，叫做「追上時代」。只要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有了新的髮型出現，很快就會傳到香港。某些百貨公司的化裝部門，都有常駐的髮型設計專家，免費爲女賓服務。所謂免費，其實是推銷化粧品的一套招徠方法。人家花了這麼多的時間來替顧客服務，你好意思不幫襯一些名貴的化粧品嗎？

早幾年風行一時的寶塔式髮型，今日已經落伍。這種髮型，在當時來說，除瘋魔了某些好靚的小姐、太太之外，還爲一些身型長得並不高大的女性們所追求。她們不滿足於自己矮小，千方百計從人工方面去採長補短。一對高踭皮鞋，加上一座「寶塔」，上下相加，大大話話，起碼是「高」了半呎有多，走起路來，擺呀擺的。這麼個樣子，自己不覺得難爲情，人家看了却是一副怪相。其實，寶塔式的髮型，對於身裁高大的女性來說，更不相稱。看那神高神大的樣子，彷彿是孟蘭建醮的紙紮門神，當真是嚇怕人也。

目前流行的女性髮型，不高，也不矮，而是一味靠長，長得往後拖。市上有一種髮液，專爲長頭髮的姑娘而推銷。據說噴上這種髮液，有風吹不動的功效。不料這種具有黏性作用的髮液，在暑熱天時，一頭大汗，經過日光蒸晒，很快變成了硬綳綳的「鐵掃把」；少說一天也得洗頭一次，這就麻煩死啦！

前些時，由某「髮型權威」在某酒樓主持的美髮示範表演中，展出了不少名爲新穎實則古怪的髮型，其著者有所謂「東方之珠」和「沙灘之花」。據說是根據了「東方女性髮型」而加以變化，還夾雜了「西方流行髮型的趨向」，全部設計，都是出自他的「煙士披里純」云云，可謂集東西古靈精怪之大成。

最新髮型也常常利用假髮，黑髮的可以變成金髮，金髮的也可以變成銀髮；髮上還要加上閃閃生光的顏色片子，再佩上一串特別晶瑩的珠鍊。這副尊容，確乎帶點邪門。

有說今年的女性髮型又有了復古的趨勢，什麼貴婦式的冬瓜型也搬出來了。如果不嫌落伍，不妨把時間推後七十年，那時流行的是「蟠龍髻」和「龍船髻」；還有一種奇峯突出的「流海」，亦稱「虱乸風兜寫」。

如此「內衣表演」

港島的一家「上流酒店」，一次曾舉行了一項被認爲別開生面的「流行內衣服裝表演」，引起不少「紳士淑女」的興趣。

內衣展覽，並不新鮮。走進百貨公司一瞧，就是林林總總，「美」不勝「羞」。當真的，有些大姐們選購內衣，很多時候會有點羞人答答的樣子。因爲內衣就是內衣，也不同於睡衣。但是當選購一件「貼己」的東西之際，尺碼之或大或小，就不像一件穿在外面的衣服那樣可以隨便試穿，而必須向售貨員道出自己的尺碼，或者拿來對鏡比劃一下，這就既感到難於啓齒，也不便在大庭廣衆之中「以身作則」。蓋羞恥之心，人皆有之。儘管某些人講大話可以不會面紅，然而碰到這樣的場合，却又不能不有點尷尬。

內衣服裝表演，和百貨公司的內衣展覽是兩回事，它是由好幾個女性「模特兒」，穿上各種欵式的內衣，在「天橋」上跟着音樂的節拍來扭身扭勢，作狀一番。用某些報紙上的形容語來說，是「婀娜多姿，窈窕動人，若隱若現，倍增魅力」。內衣的色調，當然是多種多樣；據說最受「歡迎」的是粉紅和淺綠，還有黑白相間和繡上一隻貓形的兩種，也很「搶

眼」。質料方面，大多是選用「柔軟舒服」的毛製品，或者是「名貴大方」的輕紗，這叫做各花入各眼。做生意的老闆，爲投顧客之所好，出盡花招來替他的製成品大事宣傳；但是芸芸衆賓中，大多的都是「醉翁之意」，這從一張照片所顯示出來的若干身穿禮服的「紳士」們的一雙「打雀眼」可以看得出來。只是難爲了身邊的太太，有的是用手掩面，怪不好意思似的。

所謂「流行内衣服裝表演」，是清一色的女性用品；男性的不是不尚「流行」，而是在這麼一個場合裏很難「流行」得起，這是因爲給女性的内衣搶晒鏡頭之故。

在這個都市裏，某些喜好打扮的女性們，其目的無非是「爲悦己者容」，但充其量也不過是外在的裝飾；講到内在的暴露，很少有人敢於作出大膽的嘗試。内衣之美與不美，是自己的事，與他人無涉。要憑一件内衣來取悦於人，擺出來的是什麼貨式，可想而知。西方的腐朽之風，在香港大吹特吹，想不到連内衣也給吹起來了！

廉價愛情

「貧窮由大門進來，愛情由窗口出去。」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一句諺語。

如果說孩子是愛情的結晶，則結婚便是愛情的昇華，所以愛情是結婚的入門之階。有了愛情的結婚，才能美滿，才是幸福。

正正當當的結婚，不同於霧水姻緣，後者是沒有戀愛基礎的，任何一方，都可能朝秦而暮楚。這一類的姻緣，在西方世界最流行、最普遍。愛情是玩藝，結婚也是玩藝，由這個玩，到那個玩，玩得厭煩了，只合各走各路，分道揚鑣。

廉價愛情，是一方面在賤價收買，一方面在削碼求售。這之間，有一條道理，是動之以利，誘之以色。唯其廉價，出手不必那麼高；唯其廉價，樣子不必那麼美。「求其是但」，心照不宣，反正大家愛玩。郎財女貌，就是如此簡單的一回事，無待揭穿。

三衰六旺，有時而窮，窮則變，變而不通，夫妻反目，是一條水不到而渠自成的根本法則。有道是貧賤夫妻百事哀，說明衰起上來，有頭有路。但是，如果彼此都能同甘共苦，一肩重擔大家挑，倒也哀中有樂，這是經得起考驗的。在苦難的歲月中，磨煉其意志，這樣的

愛情，彌足珍貴。然而，這個典型範例，對於給腐朽的西方風氣侵蝕得非常厲害的社會，全不適用。「我倆」之所以成婚，原是真中有假，其目的在乎享樂；一旦貧窮襲來，鬼同你捱。共安樂而不可以共患難，則貧窮之進門也，愛情焉得不從窗口跳出？

西方風氣，漸而之東。香港門户大開，逆來順受，不少青年男女，以愛情作耍樂，視婚姻如遊戲。此日過門，他朝分手，以喜劇始，以悲劇終。一句話：廉價愛情不值錢。

稱爲「新型戲劇化」的歌唱節目「弦韻寄心聲」，按時在熒光幕上播映，一支叫做「愛情」的歌仔，由一對青年男女歇斯底里地擘大喉嚨在唱。愛嗎？請進來吧；去嗎？窗口就在這裏。他們當真是貧得要命，出賣靈魂了！

奇哉怪也「掟煲費」

有這麼一則新聞：一個青年涉嫌向一個曾經和他有過密切關係的女郎索取「掟煲費」。在香港，靠女人發達和吃「拖鞋飯」者，確有大把。使人感到遺憾的是，這一個主人公，竟是年紀小小的青年。

青年精力充沛，血氣方剛，拿得起，放得下，大小事情都能做，爲什麼好做唔做，偏偏要在女人的身上打主意！是自己不長進，還是社會害了他？哪些是因，哪些是果？反正事實已經反映出來，你就猜吧！

「掟煲費」，相當於贍養費，但本質上是兩件事，後者可受到「法律保障」，前者却無「明文規定」。這是因爲出之「掟煲」者，不是正式配偶，而是勾三搭四，霧水姻緣，離離合合，「老爺」管不到，只好「貴客自理」。唯有正式配偶，當其一旦分手之時，女的一方就有權索取一次過的，或分期給付的贍養費。但得指出，這種權利，大多限於女性，從未聽過做丈夫的向老婆索取贍養費的。此一「不平等條約」，有其社會根源，女的不能從事生產，在經濟上要倚賴丈夫，結婚之後如此，離婚之後不再嫁也是如此，這叫做「不被遺棄」

的「安全保障」。

「煲」，是瓦製的沙煲，一「掟」就裂，故出售沙煲之缸瓦店，有「零件」可配，是一個鐵絲罩，謂之「煲箍」，使之耐用。今日某些談情說愛之青年男女，其「化學」處，有甚於沙煲。爲求「愛情永固」，唯「箍煲」之是務；一朝撇檔，則「掟」之唯恐不速。「掟煲」之義，與「斬纜」或「拆拖」同，總之是一拍兩散，各走各路。然而，「掟煲」之一方仍能厚着臉皮以要求「贍養費」者，則前未之聞；何況又是具有較多「剩餘精力」的青年男子。

這一宗別開生面的「米飯官司」，正是此時此地「新潮派」之寫實。好些青年男女，受到美式生活的影響，靈魂深處中了毒，游手好閒，不務正業，姦淫邪盜，無所不爲；亂搞男女關係，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因之窩藏少女、迫良爲娼的新聞，層出不窮，而靠女人吃飯之「拖鞋王」乃益見其多。像索取「掟煲費」這一類的故事，也就不很新鮮了。

吃拖鞋飯者之變本加厲，一己之丟人事小，影響社會治安之事大，亦足見「歐風美雨」流毒之廣。

校譽·校風·校服

據說，有等穿校服的男女學生出入於夜總會、酒吧這些地方，受到校長的嚴厲指責，甚至開除學籍。

校服例有校徽，學生穿上校服，便有了某一家學校的標誌。所以，某些學校對於校服非常重視，除上課或午餐時間出外用膳外，平時一律禁穿校服。比方星期例假有穿校服上茶樓者，倘爲校方發覺，便是觸犯校規，難保不受責罰。故有些地方被認爲不宜於學生涉足者，學生就得望而却步，否則有玷校譽。

校風之「神聖」如此，學生之「尊嚴」如何？得看看這個學生有沒有穿校服來決定。學生除在上學放學的一段時間外，只要不穿校服，儘可行無所忌，學校用不着干涉。所謂「校譽」也者，原來是爲了一件校服，似乎與人無關。某些學校之「作育英才」，竟是表現在一件校服的上面。想不到「先敬羅衣後敬人」這一句話，也能適用於這一類的學校。

這是「校風」問題，也是學校的面子問題；面子者何？只是一塊布。

這個社會，貧富不均，各種各樣的人都有。有些人，爲了吃的問題，辛辛苦苦掙錢供給

子女讀書，而子女則利用課餘之暇，找些零碎工作來幫補家計，這情形，相當普遍。但也有一些窮苦學生，由於找工作不易，又不欲爲了自己讀書而加重父母負擔，乃不能不「屈就」於一些並非出於自願的「工作」，這就出現了日裏唸「雞腸」，夜間當「吧女」的故事。這，其實是有血有淚，極之悲慘的一面。蓋環境所迫，不得已也，豈自好哉！另外一些富家子弟，受到惡劣的社會風氣影響，丟下書包，頓成飛仔，出入於色情架步，胡天胡帝；這又似乎不是學校所能干預的，因爲他們都沒穿校服。

有這麼一個「微服出巡」的故事：某「人之患」午夜「無聊」，獨個兒前往一家酒帘「遣興」，叫來一個女的相陪。不料相見之下，此人竟是自己的「高足」。這一來，弄到「先生」不勝尷尬，「學生」更難爲情。畢竟先生「聰明」，以「深入觀察」爲名，在校長面前「揭發」某生「行爲不軌」，終於將之開除學籍。這樁「風流案」如此結束，誠然與「校譽」無關，「先生」的「面子」也很好過，可憐的只是那個女弟子耳。

由「科文」扯起

有人問我：「科文」是什麼意思？我說：「阿目」。此人誤爲「阿木」，詫曰：「一碌木乎？」我笑說：「非也，目乃耳目之目，意指頭目，亦即首領。科文是英語的音譯，意譯謂之工目。目有大小，一個成爲新聞人物的小小科文，便是職位不高的目仔。」

香港，這個十里洋場，古怪的名堂很多，如科文、幫辦、沙展、嗆頓、波士等等都是，一如巴士、的士和德律風。人們聽慣說慣了，習非成是，反而覺得用自己的話說來不大便當，所以巴士、的士，始終大行其道，很少有人說是公共汽車、計程汽車的。

幫辦，在警界裏，是督察之別稱。解放前若干年的廣州，有四名足球好手都是「公安局」的督察，人稱「四騎士」。因爲他們出入都有電單車，在馬路上，風馳電掣，神氣十足，儼如「騎士」，故得名。督察這個名堂，比幫辦威水，督而察之，起碼是「高人一等」。而幫辦給人的印象，則好像是一名助手，可以幫忙，也可以幫閒；有事則「辦」，無事則「歎」。開得無聊，又可以跟小販尋尋開心，或向木屋居民開開玩笑。說幫辦爲專管閒事，在某種情形下，倒也不曾委屈了他。

幫辦種類繁多，有「交通幫」、「衛生幫」或「垃圾幫」，地位有高低，職務有大小，其爲神氣，則無以異。論其資格，則相當於電車公司的稽查，稽查應列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一格，僅是售票員眼中的「上司」。所以，幫辦無須太過沙塵，他的身份與稽查相等，以言「權力」，似乎又不比稽查或科文之能「獨當一面」。

沙展，不等於一隊之長，屬於警界的，叫做警目；屬於軍隊者，謂之軍曹。職位不高，但也不算芝麻綠豆，頗能裝腔作勢。足球總會有一個「軍人代表」，無名無姓，被稱爲「沙展少校」，十分有趣。

喼頓算是領班，是一組人中的頭頭。今之「街坊首長」，如要正名，可簡稱阿喼；餘下一「頓」，可供「首長」向「首長」叩頭。

扯了這麼多的銜頭，還是「波士」最叫得口響。波士者，老闆之謂也，而老闆中人，則多不喜歡以此直稱，不若「波士」之較有洋氣而過癮。故阿諛奉承者，追隨左右，波士長，波士短，叫得越多，老闆越是得意。只要老闆瞧得起，自然容易撈得起，唔駛撲水都得矣！

洋化的口語

香港這個地方，有些人或多或少看來是洋化了的。他們之中，有的是在生活習慣上無意中被「化」了，所謂習慣成自然，問題還不算大。有的是出自崇洋、媚洋，以爲番鬼佬的月亮總是比中國的好，事事唯洋是尚，有意把自己打扮成爲一個「唐人老番」，這就大有問題。

在香港，許多事物的名稱和口語，都是從英文的音譯或意譯而來。由於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互相影響，因而在語言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洋化。比較普遍的是把「再會」稱作「拜拜」，把「父親」、「母親」稱作「爹哋」、「媽咪」。這在許多無意洋化的人來說，乃是習慣上的口頭禪。其實「拜拜」二字，寫成中文，毫無意義，和「再會」扯不上任何關係。所以用「再會」或「再見」，比之「拜拜」是更好聽而自然；硬來一個「拜拜」，就是不倫不類了。

「爹哋」和「媽咪」，到底還有「爹」、「媽」兩個字帶頭，聽落還有「唐味」；可是「爹」、「媽」之下各自加上一個「哋」、「咪」，卻又顯得有些別扭了。以「爹哋」來說，廣東話的「哋」不同於「的」，「的」是「所有格」，若稱「爹的」，便是「阿爹嘅」，亦即是「我係阿爹嘅」，還算有些意思。但「哋」是「多數格」，一人以上包括自己，便是

「我哋」，相當於「咱們」。老豆只有一個，稱老豆爲「爹哋」，一則是「老豆衆人」，調過來便是「衆人老豆」，這是語病，萬萬不能拿自己的父親來開玩笑。

還有一些人教孩子稱呼自己的朋友爲「鶯咕嚕」，乃是英譯的叔伯之稱。其實稱作叔伯是順口得多，何必嘰嘰咕咕，拗口拗舌？

中國人要講中國話，除了積習已久的事物稱謂（如「巴士」之類）不一定要就地改口之外，其他的如果不是屬於專用名詞，都應盡量用自己的語言。

一個十足洋化的人在香港結了婚，前往美國住了十年八載，最近回到香港，他的一個七歲大的孩子，竟然一句中國話都聽不懂，甚至不懂用筷子吃飯。原來他們夫婦倆過的是美式生活，在家裏也是全部英語對白，生下的孩子，除了黃皮膚、黑頭髮之外，哪還有半點像個中國人！香港一些教會學校，强迫學生使用洋名，製造出大批「彼德」、「佐治」，也實在太不像話了。

粵劇出洋腔

這些年來，粵劇不斷在走下坡路，有等「大佬倌」不是遠涉重洋到外埠搵食，便是現身熒光幕上演諧劇。當然也有不少人棄伶而星，想在粵語電影方面另闢天地，可惜有些粵語片在編導方面全出之以粗製濫造，因而呈現了一片暮氣。其中一兩部被吹捧爲叫座力奇佳的粵語片，查實是用低級趣味來作本錢，而且滲雜了西方的腐朽生活方式，毒素很深。嚴格說來，好的粵語片不是沒有，但影片本身健康與否，是不可以用票房紀錄來衡量的。猶之乎某些自我吹噓「銷路最廣」的報紙，也不見得就是好東西。

話扯得遠了，還是回過頭來談粵劇。粵劇之所以衰落，主要決定於人。人沒有創造性，沒有革新的勇氣，便是陳陳相因，劇中情節，無非是才子佳人，帝王將相；或則中了狀元，遺棄「糟糠」，經過攔輿告狀，這又重歸於好，來一個大團圓結局。這些陳舊的橋段，在今天來說，已不爲大多數的觀衆所欣賞。

有一套英語粵劇搬上舞台。這一被稱爲別開生面的「新作」，其實並不很新，它是早在二十三年前爲一家英文書院的學生所始創、如今是重張旗鼓，由一個業餘性的粵劇音樂團拍

和，某粵劇老前輩做顧問。顧名思義，無非是出之以粵劇形式，大鑼大鼓，按着粵調，唱其洋腔而已。據劇情介紹，主題曲之一是「郎歸晚」，英語的曲詞開頭兩句是「Gods High Above, Tell me why you punish one in love」。看來，似乎很合譜子，但唱起來却不一定順調。該書院劇社的一個負責人也承認，英語粵劇的曲詞不易撰作，通常是先選調然後配曲，可是演唱起來却倍感吃力。我以爲，吃力還在其次，不倫不類，才真糟糕。如果其目的在爲使洋觀衆易於領略，何不用字幕替代，演的號稱粵劇，唱的却是番腔，人們不能不懷疑，這一套戲，究竟還算不算是粵劇？

總之，粵劇有必要改造，「鷄腸」却大可不撚。

電視的「醒腦提神」

一個朋友家裏裝有電視機，最近却在一怒之下把它毀掉了。

事後，朋友頗有悔意，表示他用分期付欵的辦法弄來的一架電視機，無論如何也不該如此鹵莽地跟自己的荷包搗蛋。但談起上來，他的怒火又在冒了，認爲儘管如此，還是毁了的好。

朋友如此「鹵莽」，是有其大把道理的。顯著的是他的兒女從電視的某些「流行」節目裏學到了許多怪動作，如攤手聳肩之類，看了就使他發惱。他認爲這些動作，不倫不類，不像是個正派人的表情，禁不住對兒女責駡幾句。豈知不駡猶可，一駡之下，最大的一個兒子却又攤起手來，把肩一聳，還扮個鬼臉來表示「抗議」。最近，是學校「會考」的時候了，兒女不好好地温習功課，晚上還在開着電視機來學習「阿哥哥」，弄到家嘈屋閉，不像樣子。他立刻把電視機關掉，正想開腔訓斥，不料却觸了一向對兒女抱着姑息、縱容態度的老妻之怒，你一言，我一語，初則口角，繼而動武，朋友就是在如此這般的情形下，用一隻小花瓶把電視機搗個稀巴爛的。

朋友的故事，使我想到很多事情，覺得這裏所謂「寓教育於娛樂」的電視，實在不敢恭維。某播音小姐把「以訛傳訛」，唸作「以靴傳靴」，久矣乎傳爲笑柄，而孩子們則以爲電視播出來的不會有錯，還是「靴」個不休，「訛」了下去。

讀錯字、解錯典，强不知爲知，在電視裏，是家常便飯，例子是不勝枚舉的。最近報載，在一些「游戲問答」的節目裏，繼「一哩有幾多小時」之後，「主持人」又弄出了「世運標誌由多少個團組成」的笑話。把「圈」字唸作「團」，當是「口民」之誤。「團」，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字，想不到在電視上也竟然「圈」「團」不辨，混作一團。

「游戲問答」的「主持人」也曾爲了「面子問題」和接受答問的人頂嘴的。例子之一是魯迅是姓「魯」的，不會姓「周」；例子之二是把「五四運動」稱作「四五運動」。那兩次，都曾引起哄堂大笑。有些答問的人起來駁問，「主持人」的「她」却老羞成怒，聲大夾惡地說：「你唔信返去問下老師吧！」

電視有「醒腦提神」的作用，就是能使觀衆啼笑皆非！

不過，如果提到某孩子學電視中的打手，竟然「鎖」死了弟弟，某小童學飛行而墮樓喪命，則上述的笑話，只不過是芝麻綠豆罷了。

你爭我奪

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久矣乎成爲國際商場，因之在香港出現的「商戰」，正是世界上資本主義國家「商戰」的縮影。

話題扯到兩家電視公司。這裏的電視，有無線和有線的，有線是老牌，無線是新字號，後者却能出奇制勝，樣樣行先；那被人爬頭者，不甘落後，窮追猛打。一幕爭奪戰，生動地出現在熒光幕上。

原來老牌電視，在其經營獨家生意的一個時期，總是晝伏暮出，白天的大部分時間是扮啞巴。新字號面世後，有了一個「報曉」之類的節目，天濛濛亮，便有人做戲。老牌電視急起直追，在同樣時間，來一個「清歌妙韻」。只是苦了學生家長們，爲了孩子貪看卡通和「欣賞」音樂，遲遲不肯上學，大感傷神。

世界新聞及天氣報告，爲兩家電視台不可或缺的節目。此刻在熒光幕上拋頭露面的講述新聞者，老牌的是兩名「巾幗」，新字號的是兩個「鬚眉」。那擔任天氣報告的，新字號是少女，老牌則是少男。若問這些男男女女，畢竟誰稱第一？答案是：郎才女貌，各擅勝場！

但有一點爲靚女能人之所不能者，是她在天氣報告中，口講手寫，寫的彷彿是一手「左筆耕」，爲男仔目前所無法**仿效**者；倘非另出奇謀，顯然是吃了小虧。

現在的新聞報告，**已**經名副其實地成爲馬拉松報告，大家鬥長。老牌電視前此貴「精」不貴多，十五分鐘便可竣事；自新字號將時間拉長之後，往往半個鐘頭，還是鷄啄唔斷。這一招，正是阿蘭嫁阿瑞，大家靠累。東拼西湊，拖之又拖，那怕是番鬼佬月餅，你「悶」你嘅事。

粵語長片爲兩家電視台所必爭，可惜大都是幾十年前的舊貨，也有不少死人面孔，那早已做了鬼的一批明星，都能大出風頭。難怪有人說：「新年流流，揾的咁嘅嘢來睇，貪利是乎？」

你有你的「現代青年」，他有他的「青年新知」；你有你的「星光晚會」，他有他的「星月爭輝」；你有你的「插花藝術」，他有他的「烹飪講座」。總之，你有的，他一定有；你没有的，他更要有。出奇制勝，五花八門，歎觀止矣！

香煙爭奪戰

舶來香煙在香港，數量之多，一如木虱；種類之繁，有若時裝。據非正式統計，吸煙者數達七十萬人，每天消耗一千五百萬支，平均每人日吸一包以上，其銷量與人口比率，躍居世界第三位。

以定價論等級，這些舶來香煙，廿支包裝七毫以上至一元二、三毫者，爲中上級，等而上之，便是超級。因此，也可以根據香煙的等級來辨別人的階層。白領階層亦有兩類，上焉者爲一元二三，中焉者則求諸其次。某些講究面子之人，身上常備兩種香煙，在交際場合中，出之以中上，或在茶樓餐館置之檯面以示人，下價煙則留作家用。故每包七毫的香煙，流行頗廣。

以是之故，在市上出現的下價煙，林林總總，「美」不勝收。煙商挖空心思，從這方面去力求推廣，從報紙、電影、電視所看到的宣傳廣告，五花八門，無所不有，甚至有在「上流社會」的交際場合中，利用紳士淑女爲之吹噓者，謂其煙質如何高貴，煙味如何香醇。有等明星則被利用來做活招牌，作狀一番，做戲咁做。不知紳士淑女，多視此類香煙爲蛇蝎；

「大牌紅星」，何嘗不是口不對心。廣告容許有三分浮誇，但不能忽略七分事實。離開事實，一味靠「車」，便是水向高流，充大頭鬼。

今日之香煙，已日趨於濾咀一途。其實香煙之尼古丁毒，非濾咀可能防範，早爲醫學界所揭穿。或則以「特大長度」見稱者，以抵食爲號召，實則近乎靠害。比方日吸香煙一包者，特大長煙則適足增加其吸量，一包等於包半。倘若吸煙果足以導致癌症，則人的壽命，便是因長得短。

舶來香煙在香港市場的競爭，已掀起一場白熱戰；特別是來自美國的下價煙，牌子之多之雜，無以復加。賣花讚花香，原是做生意者的手段，但美國香煙之欲獨霸市場，顯已達到不擇手段的瘋狂程度。它不但要取英國香煙而代之，甚至同樣是美國貨，亦在互相影射，互相排斥。講錢無親戚，是壟斷者的本性，從香煙的爭奪戰，可見一斑。

千奇百怪話「戒煙」

英美香煙漲價，有人乘機戒煙。至少，一些反對丈夫吸煙的太太們都能振振有詞。事實上，「癮君子」大都具有一副不畏死的精神，不爲吸煙足以導致癌症的危言所嚇倒，唯有「長數怕計，百上加斤，打亂家庭計劃」等等的理由，才能打動他們的心。然而，積有多年經驗的「老槍手」，却又有他們一套想法，認爲轉而幫襯廉價貨，不僅無礙於頂癮，而且可收節約之效。因此，一種七毫二十支裝的美國香煙的經銷者，不惜頂「自己人」之爛市，以「衆人獨加價，我獨不二價」來大事宣傳。「唯我獨平」是手段，「投其所好」爲目的。至於有無偷工減料，癮君子「一經品嘗」，自也肚裏有數。

目前，某些「下决心」戒煙之人，千奇百異，花樣甚多。姑舉數例，以供「聽言察行」者參考。

一是「戒買唔戒食」。從某日起，實行不破鈔政策，改吸「伸手牌」。即是自己不買香煙，但是出自他人「供給」者則不在此限。於是，朋友遞上來的，相應受之無愧；或者覷着他人吸煙的時候，取之亦不傷廉。如此戒煙，其實未戒，所不同者，是你的就是我的；朋友

有通財之義，何況區區一支香煙？就是不曾想到「長貧難顧」，任何一個慷慨之人，也將爲此一損人利己的自私行爲引起反感。

二是只求精神安慰。這種人，並非徹底戒煙，只從量的方面去減少。比方日抽香煙三十支以上者，實行減半或再少一些，一天天減下去，大數化小，小數化無，自認如此「緩進」，比較有效。但又不曾想到戒煙之道，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不能拖泥帶水。經驗告訴人家，減量的方法，往往是因減得加，其效果恰恰相反。要嘛就戒，要嘛就不戒，騎牆派是不行的。

三是要將自己訓練成爲一個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方法是興到的時候，可以多抽兩口；興未到時，一口也不抽。於是力求在工作的時候不吸煙，或者在交際的場合中不妨逢場作興。這一套，其實是欺人自欺，是下决心不戒煙的解嘲。

要舉的例子很多，上面談到的僅其著者。

如何戒煙?

市上有一種戒煙丸，爲嗜吸香煙者謀斷癮。據説服了之後，可收聞到一陣煙味就作悶的效果，因而宣傳者譽爲「Stop Smoking」，用中文來譯意，便是「快過打針」。

我對吸煙的看法是：「多吸有害，少吸無妨」。這句話，未必全對。但我作了一個比方，譬如説吃飯，少吃總比多吃的好，凡是過量，都是有害。吃飯如此，當然吸煙也無例外。我不是一個「吸煙有益」的主張者，但吸煙畢竟能否導致癌症，在科學昌明之今日，迄無定論，則於茶餘飯後，工作之暇，抽它幾口，作有限度的品嘗，看來也是無大礙於健康的。

上了煙癮的人，縱然一旦放下「屠刀」，恐也難保「立地成佛」，這是因爲「塵緣未了」，「道行」不够高深之故。戒煙者不能反求諸己，而要乞靈於藥物，正好説明這個問題。如果説，吸煙是人們的自由，那麽，戒煙却不見得就是人們的自由。有志於戒煙之人，能做到説戒就戒，義無反顧者，是極少數。因此，幫襯一盒戒煙丸，倒也不失爲無辦法中的辦法。它在指點迷津：如要戒煙，有呢條路。

然而，世間事不盡是一帆風順的。一個過來人說：他購了一盒戒煙丸，按單服食，日吞三粒，第一天毫無反應；第二天稍微感到有些口澀，但是看見桌上的一包香烟，還是心思思而蠢蠢欲動。到了第三天，開始對香烟的味道倒胃了，可是口欲止而手難停，兩隻手空空如也，左擺不是，右擺也不是，「週身唔聚財」！第四天，藥丸快要吞光了，兀自無法停止「手部運動」，索性順手拈來，劃上一根火柴，猛地吸上一口，起初是打了個噴嚏，繼之是一般濃郁的味道，直透丹田，說不盡的舒服。他說，不戒也罷！第五天，癮君子又打回原形了。不瞞大家說，他是一個積有四十多年經驗的「老槍手」，習之成癖，不但有了口癮，而且患上了手癮，比較起來，手癮還要大上幾倍。用他的話來說，是「戒煙唔係話咁容易，收番把口亦無濟於事。」

戒煙，是人們對於自己的意志是否堅强的一次考驗，主要是能自我克制。但正因爲香煙這一類東西，可戒而不一定要戒，人的意志亦往往爲此而把持不定。除非來自一種壓力，比方自己太太是反對吸煙的，那就不由得你不戒了！

廣告種種

此時此地，在報紙上出現的廣告，大別之，不外是啓事性質的和商業宣傳的兩大類。啓事包括了吉凶兩事以及和「法律」上有關的聲明等等，後者被視爲一種必要手續，取價較昂。至於商業廣告，則根據通常辦法，按照所佔面積之大小收費，一般稱作普通廣告，但也包括了分類廣告。

香港也有廣告員訓練班之設，每年都製造了一批學員；其成就如何，姑勿置論，但可說明有不少人要從廣告這一行業務謀出路。

和世界上許多地區一樣，香港的報紙也不可能沒有廣告；特別是一張私營報紙，要賴廣告收入爲主要財源，廣告從業員與報紙有其互相依存的關係。不特此也，這裏的電影院、電視台和廣播電台，也把相當部分或極大部分的時間放在廣告這一條財路去。這些廣告，百分之百都是屬於商業宣傳一類，你可曾看過或聽過有人在這等場合裏播放結婚啓事或死人訃告，又或某某人爲某某事而發表鄭重聲明的？

有的人說，在電視台和廣播電台作商業宣傳，會比之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收效更大。原因

是廣告出現在報紙上，佔有一定的篇幅，廣告與新聞總是楚河漢界，兩不相涉的。儘管有些挖空心思的「廣告設計家」，將一則廣告打扮成新聞模樣，指定排在新聞版的尾巴，然而編者卻又在這一則尾巴「新聞」的尾巴用括弧倒植「廣告」二字，以示與新聞有別，結果則廣告終歸是廣告，很不容易和新聞混在一起。故在報紙上刋出的廣告，讀者有不看的自由。即以電影院而言，所有商業廣告，也只能出之於正畫放映之前；如果觀衆不願意把精神、時間打發到這方面去，大可在稍後時間慢條斯理而入座。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却無視觀衆和聽衆的興趣，硬把一些廣告塞進所安排的節目中，使之和節目交义映播，强迫它的顧客非看非聽不可。比方熒光幕上放映一套長片，廣告起碼就佔去了四節，每節歷時二至三分鐘。電台的一齣什麼倫理故事，半小時的廣播，也給攔腰殺出的廣告佔去了一半。

以時間替代空間的廣告形式，也許能收效於一時，但這種開硬弓的做法，實際是對人們的精神虐待！

話說「保用一年」

市面出售的某一些商品，不管是一次過付欵還是分期付欵，也不分質料優劣，價錢貴賤，商店的規矩，總是保用一年。

這即是說，貨物到了買主的手上，它的使用率，只有一年保證。一年之內，如果出了毛病，經售的商店可免費修理；一年之後，便是「貴客」自己的事了。

這情形，在買主的心理上，多少會帶來一些疑慮，覺得一年的使用價值，未免兒戲。但誰也知道，這是一般的規矩，事實上不見得一年之後就要報廢。比方一隻手錶，用上二三十年的，不算稀奇。當然，在這悠長的歲月裏，它要經歷過若干次的修理，小則抹油，大則換鍊，積小成多，一筆修理費用，抵得上手錶本身的價值。

手錶如此，收音機、電視機、洗衣機和雪櫃等等，亦無例外。如要免費修理，得按其毛病之大小，付出不同的費用。

人們無意打破商店的老例，只是想到某些商店的服務態度，及其保用一年這期限內之「免費修理」有無取巧。誠然，免費修理，指的是一些通常的毛病，如要改換零件，便得按

價取值。也可以這樣說，免費，只是免掉了夥計的手工費，零件不是贈品。但問題就在這裏：一件貨物，是零件之集大成，零件不妥，如果不是出自人爲的損壞，是否說明某些零件經不起一年的保證？所謂不收手工費，又焉知不把這一筆費用算在零件之內？

我家有一個雪櫃，在一年保用期間出了一些小小毛病，爲了方便，就近找一名修理工人給它弄好。不料一個月後，大毛病來了，相應打電話請公司派人前來修理。數天之後，公司的人來了，一看之下，竟歸咎於不是公司的人弄壞了的，例不負責。費了不少唇舌，才勉强把雪櫃搬回公司去「大修」，直到兩個星期之後，物歸原主，賬單開來，九十大元。

朋友用分期付欵的辦法買了一座電視機，由於模糊不清，間有暗影，經過公司派來的人檢視，認爲毛病不在電視機本身，而是天線欠妥，公司是不負責天線的。後來通知代銷商店，商店的人又說天線沒有問題，公司有責。朋友再一次打電話到公司，聲明如不修理妥當，就要中止付欵。對方的答覆倒很乾脆：「你有權中止付欵，公司有權把電視機搬走。」

手錶的選擇

手錶爲人們提供了看時間的便利，自動上鍊誠然不錯，要說加上游水和日曆自轉這些效能，究屬多餘。機件精密的不銹鋼手錶，可以防水，何貴乎「游」！看日子，陰陽對照，有案頭日曆，有月份牌，還有通書，不必在手錶的身上打主意。很少有人佩戴手錶浮沉於綠波之中；手錶上的日曆，也無非在十二個時辰的格子裏聊備一格，無補實用。

手錶之爲用，以時刻準確爲第一，機件的構造，越簡越佳，倘其毛病與準確無關，而出自日曆或游水，則一筆修理費用，似嫌寃枉。有些講究實用之人，喜歡人工上鍊而不喜歡自動，就是因爲自動的結構稍嫌複雜，易於損壞。

一隻手錶，歷四十八小時而分秒不差者，雖極其「名貴」亦不可得。這情形，不是一個較快慢的機件可能解決，乃繫於手錶本身的性能。性能之好壞，「名貴」者未必好過廉價。一隻廉價手錶，其耐用程度，歷十多個寒暑僅抹油兩次，「名貴」者却不能在這方面保險。

好些經銷名廠手錶的宣傳家，亦自知手錶的準確性，不可以用百分之百以自誇，乃轉而在耐用與欵式這方面作吹噓，於是「任揼唔嘣」也，「永不磨損型」也，甚至「投入沸騰騰

的水中去煮呀煮的亦無損於絲毫」也，等等，大吹大擂，使人好笑。縱是儍瓜，也不會將一隻手錶來作此無聊的嘗試；宣傳家們明知人家不會有此笨着，這才誇誇其談。恰當的宣傳，一句「經久耐用」，可概其餘；如何天花龍鳳，都是白說。至於手錶的欵式，還是老老實實的好。事關「時興」二字，不過有時而興，興過一陣，又會打回原形。那四方形的，日字形的，如今不是都成古董了嗎？如果今日有了一種三角形的，你有勇氣光顧嗎？所以，選購手錶，還是圓形的一種可靠，而且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總求適可。黑口黑面的，不大好看；如無必要，何需夜光？

有些手錶，也起着鬧鐘作用，及時而響；可就是蚊子般的叫聲，礙難入耳，若以此而有恃無恐，則一覺醒來，不是喘喘够鐘，而是失時誤事了。

「較鐘」難

人們手上的一隻錶，無論是自動的還是上鍊的，是名廠的還是雜牌的，都很難保證能在三五天之內，分秒不差，完全準確，這就有賴於「較鐘」。根據一個認爲標準的時鐘，撥快撥慢，原是毫不費神之事；但是這麼一「較」，它的準確性，也不見得百分之百可靠。

衆所周知，枱上擺設的座鐘，一般是上鍊的，大多是上一次鍊，行走一個星期，叫「禮拜鐘」。但毛病出在初上鍊的一二天「神完氣足」，總是快了一些；等到再一次上鍊前的一二天，已是強弩之末，又會慢了一些；說明了座鐘的準確性也有問題。按說最可靠的應該是電動的壁鐘，可供依時行事。然而此間之電，有時而停，電停鐘停，就得等待電流恢復之後重新較正。這麽停停較較，它的準確性也就値得懷疑。手錶不能根據家裏的座鐘、壁鐘來較快慢，因而人們對於自己的手錶也失掉了信心。

香港之「大」，難得有一個標準的鐘。比方告羅士打和尖沙咀碼頭的兩個大鐘，在人們的想像中，都應該是比較「權威」的；但是這兩個鐘也時時在鬧別扭，不是這個爬頭，就是那個落後，這個和那個，必有一個是聲大夾冇準的「大笨鐘」。究竟哪一個才算標準，是多

少年來不能揭曉之謎。

電台的報時，應該是十分可靠的了，然而事實上却又使人感到迷惑。因爲電台不是爲了報時而報時，而是爲了替鐘錶廠做廣告而報時。不僅這個電台和另外一個電台的報時不能一致，就是同一個電台在不同時間叫出兩個名堂的鐘錶廠的「標準時間」，前後亦有參差。不同廠的時鐘，各行其是，報出來的「時」，自有矛盾。

如果留心聽下報時人的廣告術語，却又不由你不笑。一個以「乜花」爲名的鐘錶廠，當報時之後循例作介紹時，必曰「乜係乜花嘅乜，花係乜花嘅花」，和「摩囉上街在摩囉下街之上，摩囉下街在摩囉上街之下」有異曲同工之妙。

標準時間，無所適從，加上電台如此報時，真是郁不得其正，吾不欲聽之矣！

從「剪鼻毛機」談起

一種上市不久的剪鼻毛機，外形和大小很像芒果。標價每具二十元，寫着「電池自動，攜帶方便」，以廣招徠。

「呂宋人」吃芒果，比此地人聰明，只用果刀在果皮處攔腰劃一個圈，兩手輕輕一擰，果肉脱穎而出，乾淨利落，不比剥皮之拖泥帶水。剪鼻毛機的開合處，也在腰部，開「皮」見「肉」，其頂端是一條圓形的金屬軸心，下有乾電池，開動機紐，那鋒利的軸心自動旋轉，塞進鼻孔深處，其毛自脱。用這玩藝兒施之於鼻毛者，不是剪，而是磨；磨下磨下，搔着癢處，可能使人上癮。倘若本來已是空空如也的鼻孔，仍朝夕以磨之，對於人體這個極爲重要的呼吸器官，會不會帶來惡果，值得懷疑。

鬚可剃，臉毛不一定要刮，人體的每一根毛髮，都有它的作用。原始人類，週身是毛，其後漸趨進化，有衣服蔽體，毛乃日見其少，剩下來的僅有汗毛。鼻毛長在呼吸系統的主要孔道，乃所以防塵埃，相當於「過濾」，於衛生有益，患其寡，不患其多，想不到竟也有人剪之不足，還要磨之而後快！

在理髮店，剃鬚刮臉之餘，剪鼻毛這一門手作，不過順手之勞。理髮師傅發現鼻毛的長度，有向外伸展之勢，觀瞻所繫，乃適可而剪之。毛的「脾氣」，和鬚有些相似。鬚越剃越粗，毛越剪越長。如果起初不在鼻孔深處動手術，鼻毛是不會冒孔而出的。故曰慎之於始，戒之在癖，剪鼻毛就是極之無聊且屬多餘的癖好。

鼻爲五官之一，亦曰「鼻觀」；以其司嗅兼主呼吸，乃稱「鼻息」。相傳人體之形成，始自鼻部，故對於事物之緣起，謂之「鼻祖」。鼻在五官之中，居於正位，極之重要，歪鼻甚於崩口，足證鼻之彌足珍貴，不可毀傷。有人常用手拔鼻毛，力求去此「累贅」，斬草除根，弊在不知鼻毛之價值，且足以損及鼻囊。挖鼻囊是一種惡習，爲父母者常以此訓誡兒女。鼻也不能「鋸」，此乃下流動作。若使用機械磨鼻，非但不雅相，且跡近「鋸鼻」，予人白眼事小，萬一帶來「鼻加答兒」（鼻炎），手尾長矣！

「跌眼鏡」的笑話

打從二十多歲起，就開始戴眼鏡。那個時候，倒不是爲了眼裏有毛病，而是爲了避沙塵，即是俗語所謂「沙塵眼鏡」。鏡是「平光」的，兩道目光，戴上去是如此，不戴上去還是如此。

無病「呻吟」，弄假成真，「沙塵眼鏡」這麼一戴，久而久之，竟然矇查查；從遠處瞧東西，模糊一片。老友迎面而來，彷彿對方是多了一隻鼻哥；除下眼鏡一瞧，還是一個怪樣子。暗想不妙，馬上去找眼醫。經過檢查，說是視線焦點不集中，有了「散光」毛病，從此換上了一副散光眼鏡。

若干年後，老眼昏花，看書寫字，又是矇查查。自知毛病出自「老花」，於是又多配了一副老花眼鏡。隨着年紀長大，越老越花，花的深度，與年俱增。身上老是攜備兩副眼鏡，走路時用「散光」，看書寫字用「老花」。生平做事，没有什麼可怕的，怕的是跌眼鏡；若然眼鏡在哪裏丢失了，這一天一夜，只好充「瞎子」。

說到跌眼鏡，從朋友口中，聽到一個笑話，說來包教你「哈哈哈」。

朋友也是一個「老花客」，由淺入深，比我深了好幾倍。某天晚上，他去探友，一度戴上眼鏡閱報紙。這之後，他離開了朋友，到一家「粥粉麵飯」的小館子吃宵夜。吃罷回家，洗臉，上牀，睡覺。老規矩，就寢之前，爲了「催眠」作用，要看看書。那知找來找去，不知在哪裏跌了眼鏡。心想莫不是在吃宵夜的時候丟下了，匆匆吩咐家人趁夜市收檔之前趕去拿眼鏡。並告訴家人：「我吃宵夜的地方，是在大堂中座一張小圓枱，如果發現有眼鏡，準是我的；否則就問問夥計。」家人出門之後，他又忽然想起，不對，一定是丟在朋友家裏。打電話一問，果然。可是家人已經跑得遠了，要追也追不上，只好由他。約莫一盞茶時分，家人喜冲冲地拿了一副眼鏡回來了。朋友問他怎樣找來的，他說圓枱有一副眼鏡，他拿了就走。朋友明知有錯，叫家人立刻送回；跟着打電話去小館子向掌櫃的道歉一番。原來當時有客一人，坐在朋友原來的位置，他放下眼鏡，進入洗手間「辦小事」，想不到竟然累到此人也跌了眼鏡。

我當年之戴「沙塵眼鏡」，弊在未曾考慮後果；朋友如此冒失，也是一時糊塗。我由此得到啓發，凡事必須思前想後。

再談「跌眼鏡」

廣東話的「跌眼鏡」有不同的意義，一是丟掉眼鏡，一是推想什麼東西失了準頭。所以人們口中的「跌眼鏡」，不一定真的丟掉眼鏡，而是另有所指。

無論怎樣解釋，「跌眼鏡」總是不妙的；因爲這麼一「跌」，就變了「冇眼光」。眼是人的五官中最主要的器官，戴上眼鏡的人一旦沒有了眼鏡，縱然不至於一無所睹，起碼也是矇查查。這又和推想什麼東西走了眼一樣——瞎猜。

昨天談過了「跌眼鏡的笑話」，今天要談的還是「跌眼鏡」，但不是笑話。

和散光、老花一樣，近視也是由淺入深的。隨着深度的增加，戴眼鏡的人，約莫一年或者兩載，就得從新配鏡。要看出一個人近視的深淺，從鏡的旋紋可以知道。近視越深，旋紋越多。老友某君，患了深近視，目前已經達到了二千一百度，在老友記的口中，「二一零零」這個綽號，不脛而走。

患了近視的人，除了睡覺之外，眼鏡一刻也不能離開自己。我所熟知的幾位近視朋友，他們大多都配上了兩副眼鏡。萬一在哪裏丟掉了眼鏡，還有另外一副可資候補，這就等於買

了「保險」，不至於「盲摸摸」。前些時候，有這麼一個狠心的飛仔，在深水埗的鬧市上向一個患有深度近視的人搶劫財物，竟把人家的眼鏡也順手牽羊搶去了，使到這位仁兄十分狼狽，要找人「帶路」才能回到自己的家。

「欲觀壁畫磨穿鼻，爲鎖書箱夾斷眉」，作爲近視者的形容語句，雖然有點誇張，倒也是寫實。近視的人除下了眼鏡看東西，的確就是這麼個碰眼碰鼻的樣子。

香港的「書院生」，不少是戴眼鏡的，而且大多是近視。每日上學放學時間，在電車、巴士上看到的莘莘學子，不論男女，戴眼鏡的人多的是。在朋友家裏，看到一張某英文女校畢業生的照片，三十七人之中，有二十一人戴眼鏡。說眼鏡和「書院生」拉上了某些關係，倒是一樁可以理解而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這是因爲近視有的是出自「先天的遺傳性」，有的是屬於「後天的習染性」。後天造成的近視，是由於「咪功課」，特別是應付「會考」；在白晝要「咪」，在燈光之下還要「咪」。如此日「咪」夜「咪」，不患近視才怪。

如此夏季時間

香港的夏季時間和冬季時間的更改，多數是選擇在星期六實行的。新時間於星期日的凌晨開始，也即是舊時間於週末的深夜結束，因爲大多的人不會等待到凌晨的什麽時候才來較鐘，而是在就寢之前便已搞掂。星期日是例假，機關、社團和學校都停止辦公或上課，冬季時間的開始，可使人們獲有多一個小時睡覺的「享受」；夏季時間的開始，雖然時鐘撥快了一小時，但星期日反正不用上班，同樣獲有充分的時間休息。但這只是指一部分的人來說，更大多數的勞作者，對於夏季時間開始的第一天是沒有好處的，起碼是給剝奪了一個小時的休息。

冬季時間是國際通行的標準時間，世界上只有少數國家和地區才有所謂夏季時間。香港推行夏季時間至今已有三十年。即是說，這三十年中，冬季時間和夏季時間各佔有半載，非標準時間佔去了二分之一，香港居民過去和現在都要在一半的非標準時間中過活。香港之推行非標準時間，是步英國之後塵，使百分九十以上的中國人在和自己內地的標準時間有了參差的情形下過日子。

推行夏季時間的目的，據說是爭取陽光和節省燃料，這是第一次大戰以後，英國經過多次研究，直到一九二五年才訂立的「永久法例」；原因是要從燃料方面慳番一筆。香港的英國佬有樣學樣，早在一九四零年就如法炮製。

夏天日長夜短，在非標準的一個遙長的時間裏，下午八時之後仍然陽光普照，如果認爲這個時候已是入夜，那是不符實際的。雖說夏季時間可以促使人們早眠早起，但事實上需要早起的人，早就成爲生活上的習慣，時鐘撥快一小時，對他們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反過來，夏季時間也並沒能減低夜遊者的興趣。一如某些人所說：「夜遊者越夜越精神，決不會因爲提早一小時工作就會提早一小時睡覺。」若謂節省燃料，却是適得其反，只要電燈公司將夏冬兩季的收入比對一下，便可找到答案了。

「防火宣傳」之趣

三個女藝員以行動來響應消防事務處的防火宣傳工作，甚爲賣力，所到之處，圍觀者水洩不通，齊聲叫好。

三個女藝員在什麼時候參加了消防訓練，不得而知；但藝員之所以爲藝員，不僅周身是藝，而且周身是膽。這對她們來說，也真個是「藝高人膽大」，能人之所難能。她們在電台工作，使人聞其聲不見其「色」，只有聽衆。如今聲色藝一應俱全，大批觀衆都來捧場了，既可爲防火宣傳，又可爲自己宣傳，實際上也等於爲公司宣傳，一舉三得，這番氣力，總不至於白費了吧！

三個女藝員爲防火而宣傳，陣仗之大，有甚於「演真軍」。在某一天的中午，她們自馬頭涌消防局乘坐滅火車，在消防人員前呼後擁下，「威風凜凜」地到達了東頭村二十三座地帶。是日也，天烏地暗，寒雨紛飛，人人變了落湯鷄，三藝員却「雍容鎮定，毫不縮沙」。但見消防車拉響警號，作爲臨時司儀的一個消防員一聲「現在開始」，來自左鄰右舍的居民一湧而前，咸以「一膽丰采」爲快。三藝員中，一個朗誦「宣言」，聲容並茂；兩個頭戴鋼

盔，落力表演。假戲真做，維妙維肖，果然博得陣陣掌聲，使表演者「如服興奮劑，愈加起勁」。二十分鐘後，宣傳大隊移師摩士公園，雨點越大，三藝員的演出更爲出色。繼之，滅火車又載着三藝員冒雨在九龍城街市巡遊一周，一天的宣傳活動，才告完畢。曲終人散，不少觀衆對彼等之「壯舉，咸加讚美」，云云。

三藝員爲此而不辭勞累，大賣氣力，姑不論其動機爲何，單是一股蠻勁，也就值得人們一讚。問題是：這一類的宣傳方法，對防火作用，能收到一些什麼效果？宣傳是要講實效的，一如防火之要講實用。

三個女藝員，能唱，能跳，能演，也能講講古仔。若謂頭戴鋼盔，則無非只供欣賞而已；講到示範表演，應該是內行的消防員自己。因爲這才迫真，這才不像演戲。

話說「保目運動」

最近有一項保護目力運動，引起了許多人的興趣；特別是一些學生家長，認爲這是關係到兒童視力保健問題，想必更加注意。

「保目運動」爲期六週，時間不算短，但以之推行一項「保目運動」而又要求急於見效，則嫌其不够長。因爲某些人眼部出了毛病，是長期存在的現象，不知能在短短的六週之內搞出什麽「符法」來？

眼是視覺官能，長在眼窩中的眼球，是主司視覺的器官，目力便是眼球起作用的視覺能力。「保目運動」，無疑是保護眼球的一種運動。然而眼部的毛病甚多，除先天的「鬥鷄眼」、後天的「白内障」而外，老年人視力衰退，謂之「老花」；後生哥視覺模糊，不是「遠視」，便是「近視」（亦曰「重視」）。各種毛病，就得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預防，來補救。

衆所周知，莘莘學子中，患有「遠視」或「近視」者，數在不少；尤其是「近視」，三個書院生，可能有兩個戴眼鏡。鏡的旋紋越多，「近視」的深度越甚。有些達到「二一零零」

度者，一旦丟掉眼鏡，頓時兩目茫茫，一無所見。「近視」到了這個程度，除了用眼鏡而益增其深度外，在香港，似乎還不曾聽過有哪一位醫生能醫「近視」的。既不能用醫療方法來減輕這一類視覺的毛病，則適當的辦法，便是使未「近視」者不「近視」。此一防患於未然之計，大概就是「保目運動」之主旨所在了吧？

「近視」與「遠視」，是兩種極端現象，前者能及於近，不能及於遠，是水晶體凸起過厚與屈折度過强所致，要戴凹面透鏡來補救。後者是能及於遠，不能及於近，是眼球成扁圓形，外來光線分散，無法達於網膜之故，要用凸透光鏡來矯正。但是，這些都不屬於保護性的預防範圍，如要預防，就要注意平日的視力保健。可惜的是，許多學生的讀書方法，却與「保目運動」背道而馳，他們在做着「盲目運動」。期考是「小咪」，大考是「大咪」，會考是「死咪」，咪下咪下，好眼變壞，只合爲眼鏡市場打開銷路。其實這些學生都是不得已也，豈自願哉？

「搶救」與「割腰」

這裏有一條成文的規矩：作爲一個醫生，除開業外，不許刊載自我吹噓的廣告。因此有等不被承認爲醫生的「醫生」，往往在廣告上弄花招，走「法律」罅，把一個「性」字代之以「聖」，「腎」字則代之以「賢」，於是什麼「聖水」也，「補賢」也，大行其道。儘管是假聖假賢，其妙處却能使人會意。

這些年來，老規矩似乎放寬了一些，「醫生」亦久矣乎直言無諱。自從有了「換腎」這一門手術後，「腎」之一字，不脛而走。最近一家官立醫院又以「捐腎」而聳人聽聞，但仍美其名爲「割腰」。

一個因踢足球受了重傷的青年被送往這家官立醫院，由急症房轉入了手術室。事隔兩天，院方說要進行最後一次手術搶救，並徵求傷者父母的同意，說如果盡了最後人事，依然無效，可否待傷者死亡之後，割去他的「活腰」捐給另一個病者去做做好事。傷者的父母正爲這一樁意外而感到傷心，那會在這些事情上出主意，因此一口拒絕，硬是「唔得」。

醫者父母心，醫生之愛護病人，一如父母之關懷子女，這才是好醫生。一個人死了，遺

下的臭皮囊，將與草木同腐。倘其遺體上有任何部分爲另一個垂危者有所補救，又何吝於某些廢物。這在醫學上說，叫做移植。眼球可移植，心臟可移植，「活腰」自也沒有例外。但得在這個人死了之後，或確定其必死之時才動念頭。當然也有一些不畏死而又立心行好之人，當其既病將死，或未病而尚龍精虎猛者，竟也預立遺言，聲明要將身上的某些「活機器」轉送別人，才能了却一番心願，好待「終寢」之後，死得眼閉，但這是少之又少的例子。現在的問題是：這個受傷的青年還没有死，他的父母所盼望的，是院方的「仁心仁術」，大發慈悲，將他們的孩子從死亡邊緣裏挽救過來。院方不知父母心，也似乎忘記了什麼才是「醫者」，竟在此關鍵時刻，好忙唔忙，忙於爲傷者「割腰」。不僅大大地打擊了父母的心，也重重地加速了傷者之死。

腎之移植，是爲了挽救他人之死，是院方的意圖。但更大的意圖，該是如何盡最大努力以冀傷者之不死。兩個目的，不容輕重倒置。即是說，不能爲了另一個目的，忽略了眼前的目的。急其所當急，是院方不容稍緩的義務；急其所不當急，便是唯恐傷者之不死，「搶救」云乎哉！

護士的「自由職業」

一個盡忠職守、態度和藹的護士，對病人是最大的安慰。普通病人進入醫院，會受到一般護士的照料；護士的工作是否周到，留給病人的印象最爲深刻。有錢人家進醫院，要住私家房，要請「私家護士」，亦稱「特護」。在「特護」的照料之下，自然「零舍唔同」。

這裏，所有的女護士，都被稱作「姑娘」；學習產科經過考試及格可以掛牌接生者，一般的稱呼是「姑」而不「娘」。在路上經常看到的什麼「二姑」、「五姑」之類的招牌，就是替孕婦們接生的小型留產所；有時還可以上門接生，收費不昂。如果不是第一次做媽媽的，所費也極有限。

倘若不是在醫院工作，護士也可以說是自由職業。這些姑娘，不僅可以做做私人「特護」，而且還可以上門替病人打針。有些病人，包括病後欠補之人，需要較長時期打針，而又不必天天上醫務所去看醫生，於是便由醫生開出藥方，由護士代行職務，省得醫生麻煩，無須病者奔波。醫生按例假期休息，而病者則不能因醫生休息而中止治療。這一任務，可由護士代勞。因此，上門打針，便成爲某些護士的自由職業。

上門打針，不一定是醫務所的受薪護士，大多數是不受工作時間限制的「賦閒」護士。也包括了超齡的退休護士。說她們「賦閒」，也許不大恰當，正確點說，是護士以其「在野之身」來做的一種專業；這一專業，屬於七十二行之外的另一行。

護士上門爲病人打針，公價每次三元，但亦可根據實際情形來決定，貧者可以減收，特殊者可能超額。她們都有自己的「業務處」，設有電話，第一次上門，會留下一張卡片給受診的人，好教人家隨時「關照」。這些姑娘，大都客客氣氣，殷勤和藹，留給人家的印象不壞。當然，她們都要熟悉門路，和醫院或私家醫生的醫務所都掛上了鈎，憑了醫院或醫生的推荐，她們的生意倒也不俗。她們也大都有一部私家車或長期光顧白牌車，每逢假日，生意特別暢旺，由早到晚，要跑上好多地方。以公價計，平均每天十個病人，她們每月便有近千塊錢的收入，好過受薪。

一個護士，當過四年學生，畢業之後，按其成績，逐步升級，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爬上高級護士的地位。這些走自由職業的護士，多是不高不低而具有相當經驗的「專家」。

不如意事

生活在這都市中，不如意事，常會碰上。下面是隨便想到的幾個例子，也是日常生活中最容易碰上的例子。

打電話常常搭錯線，毛病不是出自攪錯號碼，而是因爲黏線。但是電話的毛病不僅僅是黏線，說它是五癆七傷，也並不過份。有時拿起聽筒，一點聲響也沒有，是電流停止了，只好把聽筒放下，靜觀其變，希望第二次可以打通。就在這個時候，鈴聲忽然大作，原來是外面打來的電話；收線之後，電流跟着也就有了。有經驗的人說，如果沒有電流，可用另外一具電話撥這個電話的號碼，一撞就通；但不是百分之百有效，只能撞彩。有時打電話，對方講的，聽得清清楚楚，自己講的，對方却聽不見。你在「喂」，對方也在「喂」，這麼的「喂」上十次八次，老是牛頭不對馬嘴，賺得索氣。打電話，照例每撥一個號碼，必定發出一次「的」的聲響，這是表示正常；否則便沒法搭通。有時儘管是正常了，却在撥完了最後一個號碼時，對方還是絲毫沒有反應。在這情形下，唯一的辦法，可撥電話到總機——「一零八」或「一零九」，道出自己的和對方的電話號碼，求助於管理總機的先生或小姐，替你撥號碼接

線，一撥就靈。也還有些時候，拿起聽筒想撥電話，碰巧有人撞線，或者聽到有人在電話中打牙較。此時，千萬不要暴躁，應該客氣地請對方收線；否則對方可能跟你開個玩笑，講完了電話，有意把聽筒掛起，你這個電話便無法打出去，外面打來的，也是得個「嘟嘟嘟」。有了這些麻煩，打一次電話要花上很長的時間；特別是在街外借用電話，不把你氣死才怪。

其次是電梯的毛病，並不稍遜於電話。爲了停電而「坐梯監」，算是天災人禍，且不談它，問題是自動電梯不聽指揮，往往是按三停五、按四停六。即是說，你要上四樓，它偏偏帶你到六樓去；你要上五樓，它又把你帶上七樓。和賭仔之買二開三、買一開二，同樣使人激氣。還有，電梯剛剛到達了梯門的時候，有時高了一些，有時又低了一些，小則一不留心，把你摜了一交，大則梯門無法開啓，要按危險鐘求救。

坐巴士，最近也有了新的麻煩，那是原來的輔助站，忽然掛上一個「此站只准半直通車乘客上落」的牌子，你會因此而多跑了一段寃枉路。

以上所述，還算小事，更大的不如意，還多着哩！

朝九晚五

寫字樓的辦公時間，一般是朝九晚五，因此人們對於這些例牌時間，頗能掌握分寸；有所求於辦公部門者，很少行差踏錯，從不浪費他人的和自己的時間。

當然，此中也有例外，以新聞記者的辦公時間來說，是包足了廿四小時的；或者說，大部分時間在辦公，小部分時間是在辦公狀態中。新聞記者是無分晝夜都要出動和準備出動的。

銀行的辦公時間，亦被列入朝九晚五的一類。儘管極大部分的人不是銀行的顧客，但却有許多事情使到這些不是顧客的人，不能不光顧銀行。比方交電話費、電燈費和用分期付欵的辦法購買一件價值不小的東西之類，便得前往被指定的銀行交欵。在如此這般的情形下，如果按照朝九晚五的常規行事，恐怕很多時候會枉自奔波，徒勞往返！

儘管銀行辦公時間也是朝九晚五，但在沒有例外中，也有例外，那是指出納部門而言。出納部門與客户有直接關係，包括了存、提、過户或匯欵等等，但得在下班之前抽出一些時間來清點銀紙，整理賬目，因此不能不將出納的工作提早在一小時或半小時結束，剩下來的

便是內部工作。即是說，銀行出納部門的對外時間，大多被限制在下午四時或四時半，超過了這個時間，便是「啱啱够鐘，明天請早。」這個老規矩，爲熟悉情況者所懂，却不是一般小市民都懂。

比方交電話費，有兩種手續，一是用支票付欵，將已劃線的支票連同收據一併郵寄第幾號信箱；一是拿現欵到被指定的銀行交付。衆所周知，電話公司發出的收費通知單是註明「此單到時即已到期」的；如果執正來做，遲交一天便是「合該逾期」的了。一紙通知，急如星火，而被指定交欵的銀行，雖則分行遍設港九，用户可各就其居住地點而光顧任何一間分行，然而問題也就出在這裏：分行的所在，不遠不近，急起上來，坐車嫌其麻煩，走路則難免索氣。與其麻煩，不如索氣，剛索完氣，到了銀行，啱啱够鐘。白白走了一程寃枉路，難道不是苦了自己的「十一號巴士」？

電話公司既以「即已到期」而唯恐用户交欵不速，它就有必要在通知單上註明銀行收欵的正確時間，使用户有所依循。因爲在具體的事情上，朝九晚五的打算，往往會撞板的。

硬幣何妨「縮水」

一元硬幣發行之初，有人嫌其笨重。當時有一個既是街坊會首腦又是議員的人出來開腔，說一元硬幣雖然重了一些，却非很笨，比之紙幣顯得乾淨而潔白得多，有利於流通，無礙於攜帶。此一除笨有精法，說得果然頭頭是道，硬是駛得。

最近，某街坊會的一次聯席會議上，又作出了一項提議，主張在農曆新年期間重新發行一元紙幣。理由之一是，因重量關係，攜帶較多的硬幣有所不便；理由之二是，利便居民入紅封包，派利是。

當初，是廢除了一元紙幣而代以硬幣的；如今，這個新的提議，僅僅主張在農曆新年期間發行一元紙幣，沒有提到廢除硬幣，是不是兩者並存，交替使用，其意欠明；但一元硬幣之爲笨重，則爲聯席會議的衮衮諸公所不否認，也無意中摑了那一個既是街坊會首腦又是議員的人一記不輕也不重的巴掌。

一個「民政主任」對此一提議雖然不表贊同，但表示將綜合這些意見提供當局考慮。因此有人指出，這確然是一套生意經，倘一元紙幣能借屍還魂，實際就是乞靈於印刷機。目前

是否在製造輿論，投石問路？

我無意於從生意經方面做文章，只想拿硬幣和紙幣來作個比較，説明硬幣比紙幣好。

一元紙幣，流通面最爲廣泛，因之最易藏垢納污，也最易殘缺破損，從衛生與存儲兩者來説，是弊多於利。硬幣則不然，它既有利於流通，也爲孩子們入「撲滿」提供了方便的條件。孩子們在春節期間亘來大批利是，如果不是用來買零食吃，便是用來入「撲滿」，可以養成儲蓄習慣。

目前的一元硬幣，大若餅仔，其重可知。爲了減輕升斗小民的「負擔」，是否可以考慮將現行的一元硬幣面積縮到五角硬幣一般大小。由此類推，可將五角的化爲一角，一角的化爲「斗零」，「斗零」則化爲「藥片」。這是指面積而言，無損於它的價值。事實上，今日的「斗零」，已相當於點下的「負數」，有數無價，何妨與「仙士」齊觀。

百物騰貴，港幣「縮水」。讓那不值錢而又染滿污漬的一元紙幣在市場泛濫，有害無益；而硬幣的「縮水」法，却能説明問題，也能解決一些問題。

「斗零」與「仙士」

「差一毫子唔過得海」，說明了毫子雖微，却有其一定的價值。如果因事前往九龍，不巧給「三隻手」打了荷包，身上不存分文，想搭渡海輪自是無法可想。若然幫襯「嘩喱嘩啦」，也不像乘坐的士之可以上門找數；要學闊佬們飲茶簽單的辦法，自己哪來這一份信用？這就不能不興咫尺天涯之歎。

毫子如是，「斗零」亦然。乘搭天星小輪過海，頭等收兩毫半；坐蒲飛路至北角的二十三號巴士，每程也是兩毫半。還有在標明大減價而實際是不二價的商店購點零碎東西，八折加上九扣，不多不少，剛好是一元九毫半；買一包廉價香煙，雖則是豆腐渣般的價錢，而所值又是幾毫錢之外，還添上一條五分尾巴。凡此種種，都是有價講者。假如你身上沒有「斗零」，賣主又不便找贖，眼前的一宗買賣，便是無法成交；特別是乘搭二十三號巴士，很多時候，會把自己弄得十分尷尬。按例，乘客搭車，有「攜備輔幣」的義務，售票員執正來做，有不給你找贖的權利。搭車之人，很少會拿出一張「紅底」來「照實」那麼「戇居」，就算十元、五塊面額的鈔票吧，置身在特殊環境之中，也不見得會起兌現作用。這種經驗，所有

坐車的過來人，都能深深地體會到，足證「斗零」爲用之廣。

有等「大方」之人，以爲「斗零」之數，微不足道，索性「大方」到底，情願吃點小虧，捨「斗零」而不要，付足一毫。然而賣主們却又不把這幾分錢瞧在眼裏，那肯無端端佔你的便宜。

「斗零」之作祟如此，那小之又小的「仙士」亦不示弱。今日之「仙士」，已完全失掉其使用價值，從數學上來說，是零以下的「負數」，該在剔除之列。然而人們却萬萬不能小覷它，很多時候，在「少一個仙都唔得」的場合下，會把一樁極之平凡的事情弄到僵直，那是指交電費而言。

電燈公司收費，必有零下的「負數」，例如一十六元兩毫四，二十四元二毫二之類，你就得準備一些「仙士」。可是天呀！人們哪來這幾個零錢？在如此這般的遭遇中，會產生三種不同的結果：一、收銀員如數找贖；二、收銀員扳起面孔；三、收銀員收而不找。最後一着，是「山大斬埋」，條數亦頗爲可觀也。

「水漲」的理由

某些地區最近一季的水費，無端端「漲了價」；漲的幅度，以倍數計，離晒大譜。這是水務局發言人所不否認的。他說：「當水費突然增加六倍、七倍甚或十倍時，水務局亦會派員查究。」事實上是有些用戶拿了一張超額的水費單前往水務局「諮詢」時，那做官的老爺們總是板起面孔，闊佬懶理；或者表示照單行事，交了再說。這麼一「交」，當然沒有下文，何曾見得「派員查究」。

發言者是水務局一個高級工程師，他就「水費單上數目增加」這個問題，作了「三大理由」的解釋。第一是上季抄錶時間提早，是爲了遷就財政年度。一季是三個月，提早抄錶，便是三個月不足，因而最近一季的抄錶變了三個月有餘。一個不足，一個有餘，加上夏季用水和冬季用水的消耗量有了顯著的增減，水費自然是多了。第二是抄錶員到某處抄錶，剛巧戶主不在家；或者水錶給某些東西積壓，「無法」開啓，只好按照過去用水的情況來一個約莫估計。第三是可能水喉漏水，或者被人駁喉偷水；但無論如何，水錶只會越行越慢，對用戶有利，云云。

「三大理由」合起來，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於要收。人們不禁要問：財政年度是你們的政府訂出來的，三個月爲一季，是春夏秋冬的四大節令。爲了遷就年度而打亂季節，本來就是豈有此理，但發言人却要用户根據冬夏用水的差距，以及上季抄錶的「少之又少」，和最近一季抄錶的「多上加多」來一個「自我檢討」。若照他的解釋來「檢討」，最近一季抄錶，可能是記録了一百天的用水量；即是説，上一季是少了十天，最近一季是多了十天，僅僅是十天之差，爲何一多就多了若干倍數？若謂夏季用水比冬季多，用户也是心裏有數，那會多到如此離譜？

說到水喉漏水或被人駁喉偷水，如果真有其事，該是水務局的責任。水務局的工程兒戲和水錶「化學」，加上年久失檢，就有可能出了毛病。你們不自檢討，反面將一筆超額費用强加於用户身上，豈得謂平？最妙的是「官仔骨骨」的抄錶員，以户主不在家或水錶無法開啓爲詞而一味靠估。按照你們的作風，這麽一「估」，難道會少了你們的？

「水錶越行越慢」，用户不得而知；但拉下補上、以有餘補不足，估下估下，猛開大數，確是對水務局有利，而用户的荷包輕矣！

何必小題大做？

電話公司施行一項新辦法：凡因電話失靈或機件損壞撥電話到「一零九」故障投訴部要求修理時，投訴者要將其剛才使用的電話號碼通知當值人，以便登記。

新辦法已由今年一月一日起實行，事前不爲大多的用户所熟知。如今報紙發表其事，是因爲有投訴者感到麻煩所引起；問題出在「剛才」二字。投訴者所要通知當值人的電話號碼，不是屬於自己的，而是「剛才」使用的。如果家裏或寫字樓不是置有一具以上的電話，這個「剛才」使用的，便是借用他人的電話。事實上，自己的電話出了毛病，在通常情形下，自是失去通話作用；如果不借用他人電話，除了「相應函達」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可以投訴？借用電話一次，本來就是承領了他人的人情，還要將他人的電話號碼通知給故障投訴部的當值人去登記，在情在理，都說不過去。

所以，好些電話用户表示：他們雖不反對新辦法，但電話公司也要知道一般借用電話的困難。譬如前往一間不大相熟的店舖借用電話打「一零九」，在倉猝間受到當值人的盤問，固然不知該店舖的電話號碼爲何；就算有了絞盤上印着的數字可資辨明，但事先也要取得老

闊或夥計的同意。如此唐突，難免尷尬，其至受到懷疑。他們認爲，只要講出自己的電話號碼已經够了，何必牽涉他人！

據說，電話公司此一前所未有的措施，其目的乃爲使該公司的「服務更爲完整」，而且可以「統計接受投訴部門的工作情況」；雖然當值人爲此而多做一些登記手續，亦在所不計，云云。人們就是不明白，將一個毫不相干的電話號碼告訴給電話公司，與「服務」之是否「完整」有何關係？電話公司以他們當值人之手續麻煩而「在所不計」，難道他人在這等情形下借用電話帶來的麻煩，亦可「不計」？爲了「提高服務水準」直接增加了用户的麻煩，倘用户以不勝其煩而改用寫信的方式投訴，則費時失事，豈不是煩上加煩？

「一零九」，不同「九九九」。電話公司之多此一舉，顯屬小題大做。

吃角子機

郵政分局門首有一隻吃角子機，吃進一毫硬幣，放出一毫郵票。用賭仔的話語來說，是照殺照賠。殺多少，賠多少；你不曾輸，他不曾贏，得個「和」字。

這裏用上吃角子機此一名堂，乃示有別於「吃角子老虎」。此地「老虎」甚多，有有形的「老虎」，有無形的「老虎」。經驗告訴人家，後一類的「老虎」，比前一類的更兇，不僅要吃小角子，也要吃大角子，胃口之大，無以倫比。

有形的和無形的「老虎」，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吃人不吐骨。有殺冇賠，是十足的霸道行爲。無形的「老虎」，大家心照，無待言宣。有形的「老虎」，顯而易見者，是停車場上的「咪丁錶」，亦即鼎鼎大名的「吃角子老虎」。這一頭「老虎」，屹立於鬧市之中，做的是無本生意。做生意，講的是買賣，一分錢一分貨，交易而退，乃見公平。「吃角子老虎」張大個口吞「餅仔」，付出的「代價」是時間和空間。時間即是金錢，對它來說，全無花假；時間越長，肚子越脹。說空間嘛，是利用上下四方、長短闊窄的一塊小小面積來作土地按揭。土地不歸「老虎」所有，「老虎」却霸佔了人家的土地來做「私幫生意」。角子吃進去

了，放出來的是空氣，不是「咪丁」是什麽？

另一種還不算得是「老虎」的吃角子東西，是過磅機，是吃得下，放得出的一座機器。人們要想知道自己的體重，花一毫錢，當面見功。問題出在無聲機器吐出來的一塊硬咭，報出的磅重數字常常「冇準」。這一座機器報出來的重量和另一座報出來的，有了不大不小的差異。有些時候，甚至同一座機器，亦有「早晚時價不同」之弊。更妙的是角子被吃進去了，機器却出了「便秘」的毛病。現場沒有「醫生」，無人懂得「治病」，這筆債，向誰索償？所以過磅機雖然不是「老虎」，却是一隻狡猾的「狐狸」。

話扯回來，郵政分局的一隻吃角子機，既然不是「老虎」，自可予人方便。郵票不比香煙，隨街都是，它是郵政局的專利品。唯其專利，便是專售；有了專售，也有特售，這就是安設在門前的一座自動運轉的機器。它不僅可以減輕郵局職員的工作負擔，對於夜間寄信的人也提供了特殊便利。它是變相的收銀機，收銀機的算盤最準，主客都不曾因此吃虧。

財來有條路

蛇有蛇路，鼠有鼠路，香港一些沙沙滾、出來撈之人，都各有各路，成爲人們口中的「啯條路」。

西諺「條條大路通羅馬」，說明路之爲路，不是一條路，而是好多條路。說得地道些，即是路數多多。狗上瓦坑，靠的也是有條路也。

一般所指的路，意乃水路。廣東俗話以錢爲水，以水爲財，故水路與錢路或財路，雖有一字之差，其實都是同路。有等人所日夜奔波者，與其說是揾錢，毋寧說是撲水，蓋後者愈見其生動、情真而形象，佳構也。

出來撈者，不擇手段，唯撲水是務，因而追求捷徑，一次得手，二次則駕輕就熟，這叫做食開條水，有頭有路。外省人有句歇後語：「外甥打燈籠」，即「照舊（舅）」之謂也。「照舊」也好，「照舅」也好，也不外尋尋覓覓，不外行舊路或揾條路而已。

以是之故，香港乃有許多隱語，成爲某些事物的代稱，既適用於黑社會人馬，也適用於有兩把口者，事事講究默契，一切貴乎醒目。默契者，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之謂也。許多事

情，畫公仔無須爆肚，爆肚而肺肝見，雖至愚者亦知其不可爲，況眉精眼企之撈家乎？

隱語之能使人會意，皆因有其約定俗成的一套。譬之食開條水者，當其「食過番尋味」之時，一聲「老規矩」，便包括了金錢、時間、地點等等之一仍舊貫。由於對方「熟性」，便可不必多費唇舌，立時水到渠成。更難得的是不露痕跡，冇手尾跟。

香港有了這麼一類的隱語，於是財來有條路，盡在不言中，Understood，大家心照，其不可告人之妙在此。

「雷公轟」與「大耳窿」

「當」、「押」和「按」，都是「物質」，即將物作質，向人家借錢。吃這門生意的人，靠的是重利剝削，一般稱作「當舖」，門口寫着一個巨型的「當」字。港澳兩地雖近，但澳門的「當舖」，多稱作「押」或「按」。這三個不同的名堂，同樣是做窮人的生意。不過嚴格講來，「按」的期限是兩年，「押」是一年，「當」則半載，期滿之後，就要「斷當」。這和「分期付欵」來購買東西沒有兩樣，期限越長，付出的利息越多。「當」的期限，是老規矩，現在已經沒有那麼講究，「當」、「押」和「按」，實際沒有太多分別。

「當舖」的掌櫃稱「朝奉」。「朝奉」原是個無職的官，也是富商，亦是店員。「當舖」的掌櫃，論其身份，可說是「三位一體」：他是夥計，也是窮人眼中的財主；站在高高的地方，氣象「肅穆」，面無表情，擺出的是官架子。窮人入當舖，最怕的就是瞧這副「尊容」。「朝奉」常常要貶低當押品的價值，本來可以當十塊錢的東西，他却伸出兩隻指頭，把頭一擰，表示沒有價講。貧苦人家，爲了濟急，才拿了一些值錢的東西去當。他們既要付出貴利，還要瞧那「朝奉」的臉色；有的時候，甚至低聲下氣來懇求一番。

開「當舖」的人被稱作「雷公轟」，這是另一種「三字經」，是咒罵，罵他吃貴利，該受雷劈！

「有當有贖」、「有當冇贖」和「冇當冇贖」被稱爲「上」「中」「下」三種人。語帶嘲諷，而且刻薄，挖苦窮人。但也有三種之外的另一種人，他們本來不是等着錢用，而只是想找個地方安置一些東西，叫做「寄當」，夏天當棉被是個例子。這種「當」，不要很多的錢，只求「少當快贖」，但眉精眼企的「朝奉」却偏要「多當」，目的是在多賺一些利錢。

與「雷公轟」並列的是「大耳窿」，是專門放高利貸的一種人。這種人，多不務正業，拿了手上的一點「本錢」去吃人家的貴利。利上生利，「本錢」越多，「放」的也就越廣，說得上是「一本萬利」，「單門發財」。「大耳窿」原是指一些戴着一雙長長耳墜的「吃利鬼」，他們拉長隻耳朵來放債，把借債的人緊緊地縛得喘不過氣來；「窿」是個沒有止境的無底洞也。

「老虎蟹」

對於某些外强中乾、色厲内荏，或滿口仁義、一肚狠毒的傢伙，往往都可稱之爲「老虎蟹」。

「老虎蟹」，表面看來，張目舞爪，横行霸道，兩隻蟹箝，來勢甚兇，這麼個樣子，着實有點可怕。但是究其實際，也還是一隻「冇牙老虎」，只要把牠輕輕一按，便是手到擒來，當堂「扮蟹」，這個時候，牠就得俯首聽命，或蒸或煮，悉隨尊意；特別是油炸蟹，是送酒的無上佳品。

「老虎蟹」其實是浪得虛名，世間上也並沒有「老虎蟹」；不過作爲形容某些蟹類，倒也十分恰當。有一種龐然大物的本地蟹，蟹殼佈滿花紋，像是一張虎皮，也類似一頭斑豹；說牠是「老虎蟹」，只是形肖之故。虎豹之爲害，人所共知；但是一支獵槍，便可置牠死命。晚上點燃火把，迎頭照射，牠就立時瞎了眼睛，掉頭就跑。武松打虎的故事，婦孺皆知，足見老虎雖兇，但壯士就是不怕，敢於舉拳來打。

「老虎蟹」的歇後語是不怕。「老虎蟹都唔怕」，是一句流行的廣東俗語，相當於「幾

大就幾大」。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面對表面兇狠的動物，拍下心口，三兩下手勢，便可將牠弄得服服貼貼，一戙都有。

此時此地，像「老虎蟹」這一類的東西很多，一如前述之外强中乾、色厲内荏。也還有一些「老虎外婆」，把自己打扮成爲「慈祥的老人」，暗地裏却在擇人而噬，這又和滿口仁義、一肚狠毒並無二致。蟹殼的花紋是多麼雅緻，但得當心牠的一對蟹箝。

儘管蟹是那麼横行，但也有見不得人、礙難入鼻的兩種特徵，一是水蟹，一是發臭的蟹。某一類肥屍大隻的大花蟹，揭開蟹蓋，水汪汪，肚裏冇料，中看不中吃。蟹不同於生猛海鮮，牠是未死先臭的。一隻瀕死的蟹，儘管還能横行一時，舞爪作狀，却再也無法掩蓋發自内在的臭氣。這一隻垂死掙扎的臭蟹，只合讓牠回到老家，與草木同腐。

對付各種各類的蟹。方法倒很簡單，是始之以縛，繼之以吃；不該吃的，就把牠抛進垃圾堆裏！

領酒牌

一家曾經加緊裝修的小型食肆，久久未能擇吉開張，金字招牌兀自蓋着一張紅紙。看來，顯然是萬事俱備，只欠一些什麼。

打從開始裝修之日起以迄現在，約莫也有五個月了。它是與鄰近的一家大酒家在差不多同時興工的，大酒家花了不過兩個月時間，已是客似雲來了，小食肆竟是毫無動靜。那負責裝修的工人，以任務完成，早就相率而退，新簇簇的一道鐵閘，竟合了一句老話：門雖設而常關。但見一個老闆模樣的人，早晚出入其間，例行巡視，眉梢眼角，似有隱憂。好奇的街坊不免多嘴：「老闆，幾時開張呀？」對方總是聳肩擺手，顯然是有口難言。

據熟悉情形者說，幹這一行生意的老闆，不是「初哥」，小食肆是他的分店，大舖頭不過離此兩個街口再轉一個彎之「遥」。只緣年來生意不壞，賺了一些錢，乃謀所以擴充營業之道。分店的地點，是小商業中心，也是住宅之林，風水好，熟人多，不愁没有生意。在盤算之中，利上加利，他是拿穩了的，所以不惜工本，經之營之。

街坊們都在猜，這麼一間小小的食肆，費了這麼大的心機，竟是遲遲不發市，可能是夥

計還没有請齊，也許還有什麽用具不曾添足。不然的話，何致於坐納空租，難道嫌業主唔够「犀飛利」乎？

這些猜測，全不對頭。終於，數天之前，小食肆門前出現一張招貼，乃是酒牌局的皇然佈告。上面寫着：該店申請營業酒牌，應自某月某日起至某月某日止，如無人反對：可於某日某時前往「新界」某處列席會議，以便如何如何等等。至此，人們恍然大悟，原來小食肆還不曾領得酒牌執照。

領酒牌，一曰攞酒牌，似乎是舉手之勞。但酒牌之所以爲執照，也和其他小販的熟食牌照一樣，不是「執」咁容易，必須經過一番手續，付出相當代價；而酒牌也者，還須「無人反對」而後可。

按說，酒牌這個東西，無非年晚煎堆，人有我有，別人做生意，雖也同樣經歷許多繁文縟節，却少見有在門前張貼「佈告」者。該店居然獲此「殊榮」，當堂示衆，顯然有反常態。

小談「小賬」

一家「不收小賬」的茶餐廳，打開它的餐牌一看，各種定價都比之同一級的茶餐廳貴了一些，原來竟是「加一」計數。換句話說，小賬不必由貴客自付，而是「廳長」自動給你「扣」起來了。照說，小賬付與不付，或付多少，乃是顧客的自由，而「加一小賬」却硬性規定顧客必須如額照付，少一個「斗零」也不行。

好些茶樓酒家也都有了「免收茶費」的優待條件，然而，不喜歡飲「霸王茶」的顧客，往往由於不願意叨人家的小便宜，在埋單時自動付出了加倍的小賬。其所以如此「大方」，自然也包括了顧客們都很懂得瞧人家的臉色行事。

「不收小賬」和「免收茶費」，是老闆們對顧客的一種「心理攻勢」。他們確實爲此而多做了一些生意；也確實爲此而「因減得加」。

小賬，對顧客來說，是「賞賜」；對夥計來說，是「下欄」。在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夥計拿到的是一份不合理的薪酬，不能不靠「下欄」來幫補。因此，小賬便成爲一種牢不可破的積習；人們也不曾爲了這一點點的「夥計錢」而斤斤計較，總是照付如儀。可是，小賬的

收入，却不是全歸夥計所有，起碼也包括了也是夥計的掌櫃先生在內；而按照「行規」，則司理甚至老闆也要「打番份數」。老闆與夥計分賬，剩下來的再由夥計自己分賬，夥計所拿到的自然不是一筆想像中的可觀之數。顧客對夥計的「賞賜」，老闆要伸手出來「叨光」，所謂「夥計錢」，其實也就是「老闆錢」。此時此地，很少有老闆不與夥計爭食的。

也有不少是真正不收小賬的茶樓，當顧客離開座位時，按例由夥計揚聲報數，「開嚟多少」，然後在櫃檯付賬。有些付慣了小賬的顧客，往往在無意中沒有按照離檯找數的規矩，同時也付出了一點小賬，這就使到夥計十分尷尬，他拿到這一點點的錢，不曉得應該如何處置，放進自己的口袋嗎？實在有點不好意思；交給掌櫃嗎？掌櫃也沒有一隻特製的「保險箱」。

不收小賬的茶樓夥計，也有他們的「下欄」，那是一小碟芥醬的代價，一般都是屬於夥計的。

這些通常穿上一雙大木屐，手拿大水煲的夥計，有的時候會跟他所熟悉的顧客打打牙較。由於熟不拘禮，談起上來，自是百無禁忌。比方「星期美點」中有哪一件比較好的，他會推荐給顧客說：「呢味嘢抵食呀，唔食就笨！」顧客當然毫不介意地欣然接受了他的推荐。

我倒很喜歡這些夥計的坦率。

「外賣」與「牛工」

有這麼一則笑話：一婦人駕駛汽車赴郊外，中途死火，好不容易打了一個電話給自己所熟悉的電油亭。電油亭的夥計說：「照你說來，汽車倒沒有毛病，而是電油用光了。」那婦人說：「是呀，我就是想問問你們的電油有沒有外賣的？」

這一則笑話的主題中心，是突出了「外賣」兩個字。有不少人叫一碗雲吞麵要外賣，叫一杯紅豆冰也要外賣。有等粥粉飯麵的小食店，主要就是用外賣來招徠顧客的。

外賣屬於出門貨。一般來說，出門貨要加一計數，這一丁點的錢，不歸夥計所有，乃是撥入老闆私囊，因此外賣就只有苦了夥計的一對飛毛腿。

送外賣，第一要熟悉地形，第二要能任勞任怨。外賣的時間，大多是在深更半夜，摸黑看門牌最不容易，摸錯了門口要挨罵。如果是送到那沒有電梯設備的大廈去，難免要跑上六七層樓梯，搞到咻咻然「乜都曉晒」，而且還得提防內有惡狗。按照一般規矩，外賣多半不是貨到收銀的，即使是「銀貨兩訖」，隔了一天還得上門收碗收碟；即是說，送一次貨，起碼得上門兩次，往返四次。有等顧客吃了一次要添食，結果還是勞煩了夥計。顧客叫了東西，

難免「喉急」，等得不耐煩，便打電話去催。掌櫃的說：「來啦來啦，剛剛出門。」其實還在厨房裏不曾弄好。等到弄好了，夥計便得拼命趕路。顧客在「催」，掌櫃在「促」，不過是舉手開口之「勞」，何曾想到夥計在趕得滿頭大汗。掌櫃的挨了顧客的駡，便轉而向夥計發洩。老闆不分皂白，往往站在掌櫃一邊，小則幫腔一番，大則炒其魷魚，所以小食店的夥計常常更換，反正搵食艱難，苦差有人幹。

付小賬，是老習慣，茶樓酒家的食客們都很懂得這一套規矩，「手震」越多，越能顯示自己「慷慨」，却不及於辛辛苦苦送外賣上門的夥計。這是因爲一則外賣本來就有加一小賬，無須多付；二則是顧客對於此等夥計向來無此「大方」，難得「破例」，因此送外賣者不可能希望從這一份「牛工」上撈得什麼「外快」。

「牛工」一個月的薪水，多則百二，少則八十，有些還要吃自己的。

擦鞋者的遭遇

港九有不少人靠擦鞋揾食。他們之中，有的是在騎樓底下擺開一個小小的檔口。擦的方法，有乾濕兩種，乾的是「打蠟」，濕的「打蠟」之外來一次「水磨」；磨過之後，鞋面「立立靚」，可以「亂新」。這樣的一套「水磨」手作，少說也要花上五七分鐘光景，所獲代價，不過比之乾擦多了三兩角錢，而光顧者却可以坐其靠背籐椅，點上一支香煙，慢慢來「歎」。另外一種是流動式生意，手挽鞋箱，出入於茶樓酒館之中，揾人幫襯。還有一種，介乎檔口與流動式之間，叫做擺地攤，多出現於酒家之旁，報攤之側，招其過路之客。由於淡旺之不同，地點亦有時而異，忽而街頭，忽而巷尾。所以如此，皆因「走鬼」。

據説，這個地方，擦鞋也要領牌。流動式與擺地攤者，都屬無牌一類。因而他們的操作過程，力求其簡，「水磨」一道，可免則免。手在動而面色倉皇，慌失失而擔心「撞鬼」！因此，他們的入息，大有別於有牌檔口。出油出力，代價不過兩角之微。

有牌檔口，生意也並不好做。他們本小利微，所賺原極有限；加上牌費地租，除皮那還有肉？若遇打風落雨，簡直無人幫襯，只合顧鞋而箱歎氣。

操擦鞋業者，無分老少，貧童之外，不少是上了年紀的阿爺阿伯。某酒家門口的一個擦鞋阿伯，一家四口，生活艱難。老妻患了一場大病，雖幸不死，却已半身不遂。兩個兒子，連同操本業，到處奔波。父子三人，日夜咁捱，博得餐粥餐飯。某次，阿伯被指「阻街」，連人帶箱，押上囚車，帶去差館；「過堂」之後，罰欵三十。雖幸而「架生」得以贖回，却已欠了親朋一筆「巨債」。阿伯逢人訴苦，痛述世界難撈。他說，在橫街小巷擺攤，雖可減少一些麻煩，但也難保不犯「阻街」之「罪」。一旦被拉，照「例」罰欵十元有五，這是因爲「阻街」現場，不是通衢大道，算是「罪輕一等」。然而橫街小巷，多是貨倉小店，來往人等，不少是搬運工人；要想搵人擦鞋，你估話咁容易。

阿伯的兩個兒子之一，也曾上過「衙門」，「架生」被人「充公」。因此，他打定主意，叫他的兒子轉行，可是轉來轉去，還是轉不出什麼「行」來。

閒話看更人

有不少地方都僱有看更人，其顯而易見者如錢莊、銀號、珠寶商店等。

這裏所指的看更人，非一般大廈之司閽者可比。他們的身份雖則大致相同，職責却有輕重之別。司閽是文裝，看更是武打。司閽是「觀察」上落人等，份屬閒差；看更則隨時準備應變，非同小可。所以看更人手上都有一支槍，儘管多是鳥槍。

有人懷疑，鳥槍乃是打獵用具，只能射鳥，不能射人，打起「真軍」，濟得甚事？其實鳥槍這一類武器，雖不宜於遠攻，却有利於近射，其殺傷力，不容輕視；更妙的是無須瞄準，隨時發射，射則彈雨紛飛。有了這麽一個看更人，打家劫舍者，豈能無慄於心？

或曰，鳥槍之爲用，誠然甚廣，但終究不能充得大陣，蓋打家劫舍者有備而來，攻其不意，難免吃虧；或則以多欺少，單人匹馬，如何應付？這是問題之所在，亦可知看更之不易爲。值茲冬防吃緊，盜賊四起，凡是錢財露眼之處，在在都值得當心。「久經訓練」之差佬，對手無寸鐵者係威係勢，而面對惡徒，則常常一戙都冇。差佬尚且如此，何況區區一個看更！

以是之故，任何一個看更人，鑒於本身責任之重大，時時刻刻都處於緊張狀態中。人們可以看到一間大廈的司閽打瞌睡，但甚少看到一個看更者在游手好閒。他們有「鐵」在身，或則背負而立，兩目烱烱生光；或則在方寸之地，來往巡邏，一忽兒開步走，一忽兒向後轉，說得是眼觀八面，耳聽四方。爲了保護東家財產之安全，一旦有何依郁，便是「捨命陪夾萬」，唔係講笑者也。

充當看更者，除一般的彪形大漢之外，也有不少是頭紮白布、滿臉于思的外籍人士，蓋取其唔打得亦擺得，夠威猛之故也。司看更之職者，雖可輪班值勤，而站崗則無分晝夜，一般的工時較長，所獲的報酬，却是異常菲薄。中區某商號的一個看更人，月薪只是二百多些，用作「養家」，那堪餬口？但是這一份代價，却是拿生命來搏的！

比較罕見的，是一家古香古色的茶樓，也有一個外籍看更人，其所司職務，僅爲禁止閒雜人等如擦鞋童、賣零碎東西者之「騷擾」人客。看更人爲了搵食而干擾到他人搵食，是這個社會百態中的一態。

寫信先生

七十二行中，可能沒有包括街頭寫信這一行，但是不能否認，街頭寫信乃是正正當當的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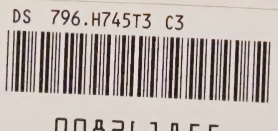
在街頭操寫信業的人，不一定是什麼「飽學之士」，也不見得琴棋書畫樣樣都懂，但是起碼也有了相當的「書底」；說是「十年窗下」的窮書生、老秀才，相當於高中程度，大概没有猜錯。一個中學程度的人，在這個社會裏想謀一份穩定的職業，可不容易。爲了解决兩餐，便從事於這一項「自由職業」。他們是窮人，他們服務的對象也是窮人。說得清楚點，他們是替文盲服務，文盲往往是出身「微賤」的窮人。

寫一封信，很簡單，只要把要說的話都說透了，不難一揮而就。可是要說的不是自已的話，而是替別人寫出自已想不出來的話，這就不大容易。寫信先生不曾學過速記，也不像某些新聞記者之「有聞必録」。他們像一個醫生，要懂得「望聞問切」。「聞」是主要的，聞而不詳便得「問」；「問」了之後還是不懂，便得看看對方的表情，這就是「望」。三關過了之後，開始動筆，要忠實而妥貼地寫出人家心底裏的話，就是「切」了。

光顧寫信先生的人，大多是打住家工的媽媽姐姐。她們本身是文盲，她們的丈夫子女都不在身邊；甚至有些沒有丈夫，從小就「梳起」（不嫁人）的老姑娘。她們沒有「不求人」的本事，要寫一封信給自己的親人，除了寫信先生之外，別無可「求」。她們來自四鄉，操的是各種方言，能說本地話的，也帶有幾分或者濃厚的鄉音。她們想到就說，講起話來，不一定很有紋路。而且她們的親人，不見得如直系親屬那麼容易稱呼，比方是「舅父嘅外甥嘅阿姨嘅家婆」之類，這就會把寫信先生「考起」。因此寫信先生不僅要懂得四鄉方言，而且要熟悉人情世故和善於窺測人意。別人的口中可能「詞不達意」，寫起來可不能那麼馬虎。

寫信先生很少有替人家寫情書的經驗，但也不能完全避免。碰到這種情形，講話的人可能欲吐還吞，訥訥而不能出諸口，這就要靠自己「意會」。本來是紙短情長，見之於筆墨的却是意猶未盡，很不容易替對方流露一份真正的感情。

寫信先生的檔口都在街頭巷尾，一封信的代價不過三五毫錢，包括信封信紙。他們的收入是那麼的微之又微，有的時候還要「走鬼」。


DS 796.H745T3 C3
008261855

香江百態

唐麟著　定價港幣

平正出版社出版
九龍吳淞街一一二號六樓

新華印刷股份公司承印
香港西營盤荔安里十七號

一九七〇